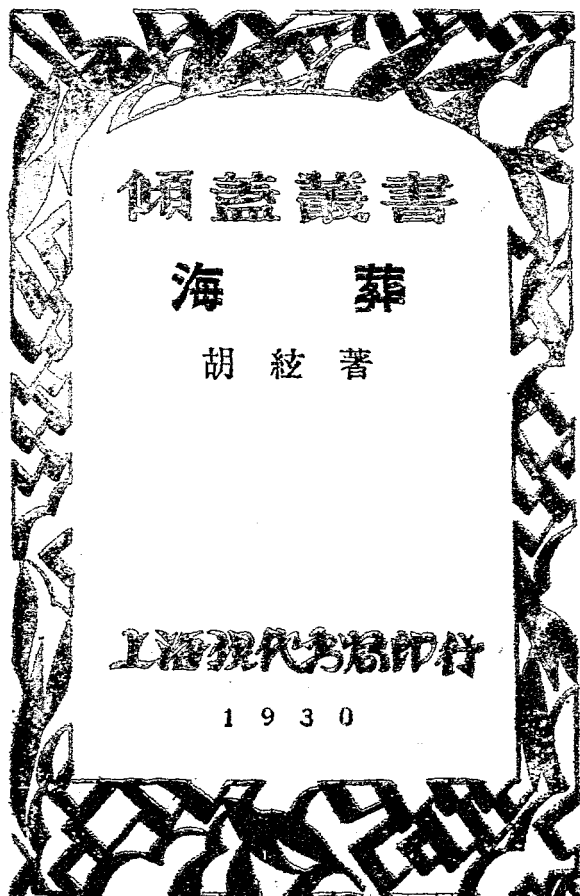


庫后

胡絃譜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MG  
1246.5  
118



3 2169 2637 2

# 獻給真珠妹妹

——她給與我工作的力量——

海 葬

秋風壓迫着落葉，逼着牠那狂叫的雄威追得無依的落葉吱吱地呼叫，奔走。這蕭殺的秋天，淒涼的景象，引起靠着矮屋的窗口的他不覺地打了一個冷噤；並且失聲地喊着：

“秋來了，寒冷的秋天來了。落葉一般的窮苦無依的我們又不知將怎樣痛苦了！”

黝黑的浮雲輕飄地互相追逐，聚散；像是竭力地在謀着遮遍整個天空的方策。一羣飛雁像箭一般的掠過天空，在那黝黑的雲下趕着牠們的歸程。

狂風還肆行牠的餘威，狂暴地吹拂；窗前不遠的小樹搖動地起了恐怖的冷抖。他感到一陣寒冷，便急急地將窗戶關上，雙手用勁地緊裹着身上疏薄的單衣，縮成一團地坐在靠窗下的一隻小凳上。

——秋來了，寒冷的秋天來了。落葉一般的窮苦無依的我們又不知將怎樣痛苦了！他又在想。他屈着指頭計算着失業以來的日期，那已是十四天了。無情的秋又帶來磨折窮人的寒冷。他想起更覺得淒涼了。

空洞洞的矮屋，除了一張幾塊木板綴成的小床，床上一條襤褸破舊的黑被單外，別無長物。將怎樣禦寒呢？這問題落在他的腦中盤旋了。而且，兩年來的積蓄，被榨取的剩餘的工資，在這十四天內有消耗沒有獲得地化着。這使他感到無限的寒心了。

室中暗黑起來了，像一座牢獄。外面淅瀝的雨聲打碎了他的沉思的心境。他從小凳上躍起來，環

着屋內的四圍踱步。

走了幾圈，他厭倦了。無意中從屋角拾起一張早晨買大餅時包來的殘餘的報紙；他拿着走近櫬子上面坐下，一面隨意地翻閱着。但那上面的記載使他感到大大的驚慌了。

啊！天啊！那是甚麼一回事啊！他對自己的眼睛也不敢信任了。他再看一回，可是那上面還是明白地一樣的寫着：

“失業遊民，額數可驚。（大字的標題）——據可靠調查，全市居民約三十萬，而失業之遊民數達萬餘。是每三十人中便有遊手閑民一人，至于老弱婦孺之分利者無論矣！……”

這是多麼悽慘的一個消息啊！他看後嘆了幾口氣，連頭也搖起來了。

煩悶嚙住他的心頭，四圍的黝黑，沉重的哀痛，兼之在這凄風苦雨的當兒。他是陷入迴憶的轄境了。

“我這樣年紀，真捨不得你到借遠的地方去謀食。”衰老的母親挽着他的包袱送出門來，眼裏噙着兩行清淚淒切地說。雖曉得已是不可挽回的別離了，却還是不甘心這樣挽着哭着。

受了金錢的惡魔的壓迫，滿懷着走上生活的大路的他，雖也感到別離的無限悲痛，但爲了那未來的幸福，只得讓命運征服。他忍着快要滾下來的眼淚，對着這衰老的母親的淒惻的話，裝做毫不動心，拚命地嚥下一口涎沫才決絕地說：

“媽媽，這不關事的。您好好地保重您的身子。我掙得點錢就回來的。”

話才說出，自己的身子便有點搖幌起來了。世界是這樣的世界，苦力是不值得的，這有限的血汗，此去可換去多少的代價和酬報是很顯明的。掙得錢回來？夢也不敢做呢！他說時是怎樣的畏縮和顫弱啊，音的振動也格外微薄，一會兒便向空中消失去了。



兒啊！我實在捨不得你，我今年五十三歲了，家裏只有你，而且我是不時地病！”母親臉上的皺痕，因這過度的哀痛，都緊緊地在悽慘的臉上集攏起來。兩道眉頭也蹙得連在一起。眼淚從兩邊的眼角滾了下來，流到頰邊，流到滿佈皺痕的嘴角，在皺痕泛濫着，看去簡直像地圖裏河水的支流了。

“媽媽，廈市這一點短短的路程，七天便可來回了。媽媽，這不算遠啊，您不用傷心，我掙得點錢便回……來……”

他本想裝得強硬點，對這別離。但他連自己也不能自制了。那衰老的母親臉上的皺痕中汎濫的清淚的悽惻打動他的微弱的心弦。他吐露着慰安的話了，而且是還沒有說完便咽住說不出來了。

母親若挽若送地又行走了一程；一手牽住他的包袱，一手拿着手巾揩自己的眼淚。在走了沒有幾步便挽着他站住了。

“啊，她是多麼瘠瘦，多麼清癯啊！他起了無限

的悲憫。那臉上高聳着的顴骨，凸起的雙肩，垂下來的骨出的手，都給與他以衰弱和哀憐的印象。他開始不敢向她觀望了。

他垂着頭，在母親的牽挽下很馴服地站着，像犯了過失的孩子站在母親的跟前。他想，他是該跪在慈祥的母親的腳下，對着這不能贍養衰弱的老人的罪戾，求她寬恕。

“我實在捨不得你啊！兒啊。餓死也好一塊兒餓死，窮的人終是走不出這一條路的。”她略停一停，喘一喘氣，給自己舒適點；一面俯下頭，牽起衣角往眼上將眼淚輕輕地一拭。然後繼續地說，“你偏偏要到那借遠的地方去。橫豎天下是有錢人的天下。廈門就沒有窮人麼？你會保險此去一定有相當的職業麼？而且走路乘船要足足的三天，那是多麼遠的路程啊！我真捨不得！兒啊，我們還是一塊兒餓死的好！”

眼前的壓迫和未來的希望，生活的追求，這使

他感到留在故鄉延着半秒鐘的殘喘也不願意了。  
他堅決地克制了自己，忍心地和母親握別了。

“媽媽，您回去吧。我走了！保重您的身體！媽媽，我走了！您回去，回去！”他雖是克制了自己，但說時還是一樣地悲惻和不安。

母親眼裏淌的淚更多更急了。但他是懷着希望追求未來的光明，所以決心地走了，頭也不敢回地望前直走了。整個腦裏爲悲哀所盤佔，他有點昏亂了，胸膛像吃過幾斤豬油的悶悶難堪，身體是感到格外地沉重。啊！他是走上了征途了，是想走出黑暗的故鄉去探求像星火般的未來的光明。雖這希望是多麼渺小，但他，窮苦的他已夠滿足了。

這時背後還稀微地傳來哀喊的顫聲，他沒有勇氣回頭。他蘊蓄的眼淚也不禁地一顆一顆的墜在他一前一後在走的雙腳間，像是被這悲劇所感動而要竭盡牠的棉力以阻他的前進一般的絆纏着。

已是離開了很遠了，他才偷偷地回頭。天啊！剝落的舊屋，孤立的牆邊，蕭條的樹下還留着孤單，衰弱的母親的遠影。眼淚像流泉般的在他眼裏迸發出來了，他幾乎跪了下去，求她的寬恕和懺悔了自己。但是現在的生活，惡社會給與的壓迫；未來的希望，苟安于惡社會向毒蛇般的統治者求生存的希望迫得他只能再鼓起勇氣前進。頭是再不敢回了！

那別時的情景在他眼前一幕一幕地顯現着，這是夠悲傷了，當他想起。但是人生的悲劇是不停頓地在演着。窮苦的人當然是走不了他去當主角。還有更傷心的，也許這時想起只是憤恨了。因為他的心是早為這慘酷的人間所摧殘而粉碎了。這時想起只是滿懷憤恨了。他又想：

“而今呀，母親已是隔世的人了！一別竟成永別，這是多麼傷心的一回事！母愛的偉大，他是感到沒有再享受的一天了。挽着包袱，送了一程又一

程，像夢一般的過去了。這情景又是多麼淒涼啊！“兒啊！兒啊！”的聲音還留在耳朵裏作響，但可愛的母親是消失了，是在人類的慈悲的鐵蹄下踐踏而消失了！

他悔恨起自己的懦怯，自己的忍心。他想到不能贍養一個衰老的母親，那是大如天的罪惡。但他一面却也意識到他並沒有失了真正的孝道；因為他的愛母親的真誠是可告無罪的，只是現社會的不良制度，工人的被榨取而沒有能力贍養。負這責任的是現社會，不良的社會。

但是他一想起這時的本身發展的狀態，希望的消沉，也正和在家鄉時一樣，他便要哭出來了。他痛責着自己，恨着自己忍心地拋棄了可憐的母親，想到這他恨不能自己吞嚥了自己！啊，現在的生活還是那時的生活，未來的希望還是未來的希望。空是多了幾年的勞苦，身體多起了些痠攣，血汗多消耗一點罷了。母親呢？已是深深地埋藏于地

下，懷着滿懷人間的愁苦于地下了！

一切都已過去了，但悲哀的苗是早植種在他的心中。他又想起母親的死了。

是一個黃昏時節，他放工回來，郵差送來一封快信。他感到驚訝，家中是不大有信來的，這又是快信。他忙亂拆開，字是族叔的手筆，上面寫着：

“克仁族姪惠覽：

你母已于今早病卒。病前彼不願我等告你，怕你傷心。今既暴卒，我等誼爲叔姪，當竭盡棉薄，集資營葬，使死者安于地下。你可放心！草此以告。 族叔福康字

三月廿六日。”

這簡單而又扼要的來信使他真夠痛楚。他神情恍惚着，接連着幾天沒有上工。只埋頭在悽哀地痛哭。

現社會的罪惡是慘酷到這田地；溫飽的希求，生活的壓迫使他連奔喪也失了自主權。他不能不

再上工了。他是多麼悽慘啊！一面做工一面淌眼淚；雖然這殘酷的人間也有不少的誠愛的人們，親愛而真誠的工友們都不安地來慰問。這同情只能使他生出感激，但不會減少他的悲哀。

他想到親族的刻薄無情；他想起自家的寒酸貧苦；而遇到這樣悽慘的不幸，人間的悲劇。他眼淚更加淌出來；因為他想到母親的喪事，那隨便地捲在一張破簾裏，抬上山去草草地埋葬那是必然的，意料中的事。于是他更悲痛地哭了。不管時不管地他永為這事傷心流淚，他記不起他流淚的回數了，更記不起他那難堪的程度了。這時想起，一切都是過去了，在這過去悲痛中使他永不能忘記的還是母親臨時哭喪着臉的悲哀和慈善而偉大的愁苦的面龐。

現在啊，母親已是隔世的人了！她那慈善的容顏，破舊的服裝，辛苦的操勞，待人的和藹；外來的壓迫她只忍氣吞聲，家境的貧困她也優容樂處。一

切一切，過去的母親的行爲，沒有不道德和損害到真理正義的行爲，那是多麼崇高，多麼偉大，凡這一切都深印在他的腦中，在他的眼前一幕幕地重現着。他想起了這些過去，而聯想到她的得到的結果，他不信有甚麼天國，而天國裏又有甚麼烏上帝。啊，一個真正的人所得到的結果是好好地飢餓以死，而且是也許連薄薄的幾塊木板的棺材也得不到，只捲上一張破蓆在那淒涼冷落的山上含怨地躺着。啊，他開始咒咀這醜惡的人間了。

爲了這，他也曾翻悔過，痛罵自己是太不聰明了。想這樣苦苦地做工，會做出未來的光明，那簡直是夢也不該做的。但却又自己詰問自己起來了；那末不盡責地做工去找尋光明，難道去做那沒有人心的土匪和強盜麼？可是土匪和強盜又何曾不是現社會，不良的社會的產物，何曾不是像他這樣受生活的壓迫而產生的。他爲了母親的悲慘命運而引起了這種種問題，他想了這又想了那，整個腦



袋裏不時都被這些佔據了。

總結起來，自然只是他太窮苦了，探求不到光明。而慈祥偉大的母親又是隔世的人了！

矮屋內忽地裏現出強烈的光明，克服了他的沈湎在悲苦的回憶，他清醒了。他伸開手把窗門開了往外直望，初晴的景色，顯得活躍的氣象，好像是新生的照映，他的心頭覺得輕鬆了，胸懷間是豁然開朗了。于是生的慾求敲開了他的心門，他感到歡悅了。好像是他追求的光明，未來的光明正在期待，只待他自己去找出一條出路來。啊，窗外的景色，新穎而活躍的景色，這也許正是爲了我的新生作反照，他想着更興奮了，漸漸地在他心頭灰燼的青春的火又起了熊熊強烈地燃燒。

是啊，未來的光明正在期待着，我要鼓起勇氣來不撓不屈地前進。他想着幾乎喊了出來。

室的四週也使他覺得格外生動了。空氣是格外流通，自己也感到格外有生氣。死板板的床，蕭

剝落的牆壁，像在微笑，在歡舞。于是他對着這未來的光明抱着龐大的奢望。

疲倦的身體是驟增了活力，像久躺在沙地上熱日下的涸魚忽地裏回到淵深的水裏。他的歡悅使他不自覺地站了起來，他伸着雙手，舒展他的筋肉，接着握緊了拳頭狠狠地向空中一擊。那情景表示虛無的空間是懸掛着他的過去幻影，他這一擊是在擊碎他的過去，煩悶無聊，受壓迫到像死一般的喘不過氣來的過去。

這樣地他幻想着，歡悅着。于是他眼前的世界是另變一個式樣了。剝落不堪的牆壁變成了宮殿般的輝煌；室中的破舊褻褻的器具和被氈，也無一不呈現着生動燦爛活躍的顏色。他自己也像是穿上了戰士鏗鏘的冑甲走上了威武的戰場。啊，這時啊！四週的空氣爲了他的興奮而十分嚴重，自己那枯槁的心情也起了充分地緊張。眼睛向着窗外直望，就像未來的光明是在遠遠地期待。

但是，在他舒展手脚後，向那矮橈上坐下時，身子一沉，又覺到凄悲起來了。像是失望的黑暗襲擊着他，從天空籠罩下來。于是一切一切，剝落的牆壁，破舊氈被依然地現出原有的狀態。他真的感到黯淡的悲哀。

尤其是他探手伸入貼身的衣袋中摸索時，他的臉色現出慘白，嘴唇也微微地顫動。啊，他是這樣地懊喪！他手還插在袋裏，細心地握住他的藏蓄起來的零錢。那是兩三年間積蓄下來，沒有被榨取去的剩餘的零錢。可是這數目是這樣微小——三塊七毛錢。現在也許將因了失業的不幸而毀掉這全部的財產。他恐慌了，身子也戰抖起來了。爲了生存的慾求，他用盡整個腦筋去尋求他的出路，他的未來的工作。

他計慮着，計慮着，終於想出一個出路，決定他的未來的行程。那未來的行程也便是他重新燃燒起他希望之火，在幻想着而追求的未來的光明。

生活的驅使，飢餓的難堪，迫得他只能拋棄了認識有兩三年的可愛的廈市，而走上茫茫的征途。

啊，那未來的行程啊，牠會擺佈他的命運。牠是贍養福建半省的人民的母親。可是不幸得很，牠現在已失了母親的資格而單是被僱的乳母。他對牠企望着，于是他決心地走上了這千辛萬苦的征途。

自然此去是幸福，是災禍？他是不敢豫想到。由半生的被難的經驗他得了一個人生的定義！便是人是用生命兌換麵包的勞苦動物。我呢？又是沒有母親的人了，還有那心腸去管這許多！所以他對着那未來的行程，雖是不敢懷着過奢的希望，但也不免存着一線光明的冀求。他決定了，雖那是含有些冒險性，但他記起兒時所崇拜而嚮往的哥倫布了，航海遠征吧。發見新地去，他又恢復了適才的威武和崇高的思想了。他又從櫟子上跳起來，內心的歡悅使他連手脚也舞蹈起來了。

眼前那躺在地下的報紙忽然十分地觸目了；有時像在故意地翻動，尤其是那失業兩字更大顯神通，在他眼前閃動。由這他幻想到兄弟般的工人們有整千整萬的像他一樣地蟄伏在鳥籠般的矮屋中轉輾着，呻吟着的苦狀。他呢？這時有點對自己慶幸了，因為他是羣中在掙扎的一個，而是會聰明地找出一條出路的一個。

到南洋去那是一個難題。在克仁這時的遭遇，生活困頓中，經濟的萬難，菲律賓是夢也不敢做的。單單護照一項便須幾百元起碼，至于船費及其他，那數目的多便使他終身勞苦，整個血汗去兌換也夠不上來。本來護照據說費用並不多，但是中國人每是特別聰明。國權的喪失，在他們並算不了甚麼一回事。外人的欺侮壓迫，他們似乎還感到那手段並不高超。于是在那邊有勢有財的人，他們慣會做哈叭狗，便開設起專營護照的‘大字館’（註一）來，加給那在國中生活不下去而冒險地到國外來

求生的苦同胞以一重剝削。不用說這種只此一家，別無分出的生意，從求活甚般的無抵抗苦同胞身上壓榨出來是很容易的。於是富者益富了，而做起哈叭狗來也成樣得多了。主人的皇恩浩蕩，他當然也更起勁地搖起尾來了。

新加坡則比較地容易，雖然行程遠點。但只須幾十元的旅費。這和菲律賓的費用比起來當然差得很多，但在克仁也還是無能為力。好在有一種買辦階級的客棧，那肯為想到南洋去謀生的人代辦船票。因為他有特殊的利益，也就是刻毒的剝削。他可以得到比複利還重的利息。這名子叫做‘水利’。但還有條件，須有妥人擔保，再附帶的條件是去謀生的人要強壯。這無疑地是怕他死亡。

克仁是決心到新加坡去了。他費了整夜的焦思，為了担保的妥人。他終於想出一個疏遠的族叔，他是當地的慈善家。客居廈地已是幾十年了，克仁是沒有見過他的面，只是在小學讀書時，這位

族叔是那學校的掛名不任事的校長。

第二天早上，克仁翻起身來，破舊的身服在身上隨便一披便走出門來。在路上他買了兩隻大餅向嘴裏一塞，略充飢腸。一直望着那族叔家裏跑。

那門庭的巍峨，沒有到過富家的克仁有點嚇了。雙扉緊閉着，克仁想敲門又遲疑起來，手伸縮了幾次。終於大胆地敲了幾下。

門開了一半，露出一個睡眼惺忪的老頭兒來，滿臉怒容，像是驚醒了他的好夢。

“幹麼敲門？”克仁的襤褸的衣服已給他不少的鄙惡了，而且是在這大清早來敲門。他惡狠狠地問。

“我……我要見見洪嘉叔。”克仁抱歉地答。

“你瘋了嗎？老爺這樣大清早會起來見客！十點鐘來還說不定起身。——你，這裏有門鈴，爲什麼敲起門來，吵醒了姨太太，我是要給碰釘的。”老頭兒說着，還忿忿地走出門來，把門鈴一拉，使牠

鈴鈴地響着。這多剩的舉動是表示着克仁連門鈴也不曉得拉的樣子。

克仁連陪了幾個不是。那老頭兒也就忿忿地走進去，把門用力一關。克仁懊喪地搖起頭來。想起那敲門會驚動了姨太太的話，而對這忿忿地用力關門的響聲也不覺失笑了。

他像一匹受傷的馬，來時的興奮，走路像在奔騰，現在却落得這樣悲爽，在路上拖起粗重的影子慢慢地無目的地走。

在那街上，他像一個迷路的小孩，東穿西闖，不敢在店口觀望或逗留，怕惹起店員的疑慮和煩悶，足不停步的走着。

雖只是四點多鐘，那長久已使他夠受了。希望的熬煎和迫逼，使他感到像被禁在一個滿佈街市而允許散步的監獄中一般的難過。

克仁看看人家店中的時辰鐘已是十點多鐘了。他再走到那族叔的家門。這一次是乖巧點了，



很細心地拉了那門鈴。停了不久，門縫開處仍然露出那滿臉怒容的老頭兒。

“對不起！洪嘉叔起身了麼？”克仁和氣地問。

“你見他幹麼？有甚麼事？你告訴我，我替你傳達。”老頭兒不耐煩地說着。

“不，我要本人見他，有點緊要的事。”克仁哀求着。

老頭兒一聲不響，只是搖搖頭，那表示着他的不信任；這樣褻褻不堪的人是慈善家的親族。他身子一退，想將門兒關起。

克仁感到了，便走上前去用身子將門擋住。老頭兒憤怒起來了，故意地將門推着，把克仁夾住了。克仁慌張起來了，哀求着：

“老伯伯，我真的是有緊要的事啊。請你通報一聲。我是他家的族姪。”

老頭兒終於把門鬆放着。克仁也乘勢溜進門內了。

“你這裏等吧！”老頭不像剛才那樣強硬了。

克仁靠在門邊站着，眼送那老頭兒走向屋裏去。心情不安地像囚犯候死刑的宣佈般的難過，他不時地向那老頭兒走入的門兒張望。

老頭兒走出來了，他的胸膛跳動得更利害。他到了面前了，叫他再等着。于是他的心略略放鬆了。不久後老頭兒又進去了。

大約半點鐘後，才得到室內老頭兒傳來的叫聲。克仁誠惶誠恐地走進去，那是一間客廳，佈置得很華美。克仁覺得自己太穢污了，連地下的地氈他走時踏着也提輕脚步的。

一隻都麗華美的沙發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光景的老人，臉部微帶笑容，頗有慈善家的氣慨，克仁直覺地曉得這便是洪嘉族叔了。他站在遠遠地先鞠躬一下，再端正地立着，很恭謹地開口：

“洪嘉叔，我是克仁。以前我沒見過你的面，不過小學讀書時曉得你是校長。我……”

“你年紀還輕啊，爲甚麼弄到這樣狼狽？”克仁沒說完，洪嘉叔便把他的話頭截斷，像很關心地問。

“我小學畢業後，找不到相當的職業，後來在董叔處弄到五畝田來耕種。因爲我沒有兄弟，沒有幫手，單身人操勞不來，收成不好，給董叔把田不給我種了。在家裏生活不下去了，後來東扯西借，有了一筆路費便到廈門來了。統共有三年了，換了幾個職業，小販啊，店員啊，築路工人啊，都是做過。兩星期前，我是失業了，工頭不喜歡我，說我太笨……”克仁一樣地沒有說完，洪嘉叔又搶着問了：

“好，這些可不用說了。我問問你來找我有什么要求？”

“我，我在廈門是再活不下去了，假如永遠這樣痛苦。我想到新加坡去，那裏也許有着我的生路。但是，我是太窮苦了，船費我沒有能力擔負。我

……我要求你替我担保。”克仁恭恭敬敬地說着，態度十分誠懇。有時幾乎忘記了，連雙手也想合什起來。

洪嘉叔，這慈善家，眉頭皺了起來了。那眉頭皺處在克仁眼中是現出一句“我替你担保”的問話來。——接着他說：

“你年輕體壯，在廈門也很可以養活你自己啊。爲什麼要這樣辛若地跑到南洋去。”

“不，我要到新加坡去。我年紀並不輕，今年廿二歲了。”克仁滿懷着生的熱望，光明的追求，他堅決地答着。

“你家裏呢？”洪嘉叔再問着。

“母親早已死了，就單我一人。洪嘉叔，你積積德替我擔保吧！會得生還，掙點錢回來，我是永不能忘記你的恩德的。”克仁再恭敬地苦求着。

“但是，”慈善家說着眉頭又皺了起來。“這數目並不少啊！三十多塊錢總要的。”他說着，頭也搖

起來了。這使克仁有點恐慌，感到是將要失望了他不敢再聲响。

停了一會，洪嘉叔再開口了，是問點關於家鄉家族中的瑣事，克仁答得很多，似乎頗使他心歡了。但那也是是否族姪的試驗和證明。結果他答應了。克仁的歡悅這時真形容不出了，也像要跳躍起來，也像要在他面前跪下去。克仁要他寫張字條，他也允許了。

克仁站着等他寫的字條；不久，老頭兒把那字條遞過來了。克仁真不知要說出怎樣感激的話好，他好像想要跪下去。結果他鞠了一個足足有九十度的躬，一面還說了許多感激的話，才照舊地提輕脚步走了出來。走出了門，還誠意地向着跟來的老頭兒鞠躬，表示謝意。

在街上走着，克仁一手還緊緊地握住那張字條。心情的慰安，真說不出是怎樣歡樂。

啊，未來的光明，已握在手裏了。以後，以後，

我將是幸福了。克仁覺得新生就要開始了。手還是將字條緊握着，專心地走向客棧的地方。啊，未來的光明啊，是握在手裏。克仁一路走着，一路幻想到未來的安樂和幸福，從心的深處流出歡慰的微笑來。

註一：大字館即專營護照之業，財勢兼有的，久客是地的人的專利職業。剝削旅客和工人的機關。

## 二

克仁這時是在船上了。因爲有了洪嘉叔的字條，那麼船票的事便不要再費心了，一切也就簡便而不至于麻煩了。

這是一條走南洋廈門的船，船身雖不算得怎樣大，但也並不小。無疑地這是外人經營的，在航業衰敗的中國，國內的航線也都給外人佔有，還敢奢望着會有航行南洋的輪船麼！船裏的佈置，二等三等艙位比較地還華麗，潔淨。這是克仁初上這船在散步時大膽地去觀探來的。自然頭等那一定

更講究得多多，但那是不准統艙客去探閱的，克仁當然也沒有這眼福了。統艙却使人大失所望了，陰黑得一團糟糕，船還沒有開駛便有一股難堪的味道，那簡直使人聞之酸鼻，如果說滑稽點，那會使你清醒了許多。

克仁自然是住在統艙裏的，這裏面雖是陰黑穢漬，雖是氣味難堪，但有一種情形使克仁感到興趣，那便是整個統艙裏盡是和他類似的工人。衣服是襤褸破舊，可是憔悴的顏容都顯得是慈靄和可親。他們那枯澀的眼睛裏都閃着渴望安適的人生之光。有時還模糊地充滿着悲哀的熱淚，誌他受盡人生的磨折的遺痕。

克仁抱着親誠的熱情竭力地和他們親近，數天的週旋，已認得了不少。自然他們談得很多，他們毫無拘束，而且不會虛偽，十分真誠地心裏的話流露到嘴裏出來就是了。這使克仁感到歡悅，他想到求見族叔的事時，那老頭兒的倚勢凌人，那慈



善家的假慈善的臉孔，無謂的莊嚴，一切一切都使他感到痛恨和厭惡，好像有那事物的存在便是人間的污點。那替他担保的假人情，單是因家族的封建思想的關係，沒有出于偉大的愛人類的本心，自然更不放在他的心上了。

一團中個個都是在都市的廈門受工業資本的壓迫，或者是鄉村地主的摧磨而生活不下去的，正想探求他們的未來的光明。不用說個個都懷着滿腔的奢望走上他們的征途的，這差不多沒有一個是例外。

他們的運命多半是這樣悽慘；生活的壓迫使他們忍心地拋棄了一切，有的有妻子，有的有父母，兄弟，姊妹。但是生存的希求迫得他們只得賣身到國外去。像克仁這樣地一身蕭灑的很少，父母早已相繼地去世了，更不用說，連妻是在夢裏也不敢做的。真的像克仁那般窮苦也要想起妻的問題來，恐怕連自己也要失笑吧？在廈市刻苦地工

作，三年了，積存了一筆款項，三塊七角錢。這數目也許不少了，討一個老婆！

其中有一位青年工人使克仁格外地歡喜的，所以他也對他接近得更力。他比克仁還要年青，據說是二十一歲，看去却像十八九歲的光景。他是沒有父親了，家裏有母親，也有弟妹，他肩負着贍養母親與培育弟妹的重任，在故鄉一樣地無法生活了，因了渴望着生存，自然並沒有奢望到享樂，他也正像克仁一樣緊追着未來的想像的光明前走。他的臉容很威武似的，四方的輪廓，窄小點的前額，轉動得很靈敏的眼球，一對向上的眉毛和一對很厚實而粗大的耳朵，嘴角又帶着莊嚴的微笑。這使他覺得莊重得可愛。

還有他那說話的有系統，不像其他的工人說來毫無條理，連聽也覺麻煩。而且聲音是清脆而響亮，聽去好像極有音節而動聽，像是一個老練的少年演說家，這很使克仁感動。

克仁對他似乎很感到興味，因為他的話在克仁聽來是覺得很新穎的，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譬如他曾說：一切的制度都是因了富人的利益而形成，在這世界，你簡直找不出一個制度利益是在窮人這方面的。所以只要是一種成立的制度，那便是我們的一種桎梏。就像國家的法律，有那一條是為窮人的便宜，不是有了錢犯罪就可以贖免麼？就用我們眼前的事物來說，我們坐的船，本來同是一條船，可是他偏偏要分成許多等第。甚麼大柴間，頭等，二等，三等，統艙。這制度都是為富人的便宜啊！還有，同是乘客，乘客又同是一樣的人，沒有錢的人住在這貨艙的上頭，陰黑的船底，這已是難堪了，他却又把這些窮人完全不當做人看待，簡直像豬狗一般的虐視。給你養豬狗一般的膳食，其實牠無論如何的粗劣，我們也是吃慣了甚麼都可以吞咽得下去，只是殘酷的他們偏偏給你不夠充饑，這可就難忍了。本來這也算不了一回甚麼大事，橫豎

我們肚皮是餓慣了。可是對我們的生命太輕視了，船裏公共衛生一點也沒有顧及，擠得密不通風的乘客，說不定統艙的乘客所佔的地方和那頭等的也正一樣，錢也繳納得一樣，他們是富人，所以可以一人住了一門寬宏暢大的房間，我們便得擠到連伸伸手脚也煩難。這便是制度的罪惡，金錢的權能。空氣不好，滿艙穢污已使我們夠受了，水手們又特別可惡，倚勢欺人。擠得這樣的乘客，剩餘的小路，有時你走着散步，碰到了他們，那便倒楣了，走路是八字開的，嚷着人家讓路，自己一搖一擺。有時還作威作福地將拖船板的掃帚高高地舉起，在你面前亂幌，你一不提神避開，便塗得你滿面泥污。他們却盡是笑，好像我們的受欺侮是活該的。

這些話使克仁深深地感動了，他想着也許有誰在將來會造出一種完全是站在窮人方面的利益的制度來。想到這他感到歡悅，臉上浮起微笑。

他說的話還很多，在克仁都覺得很動聽，他告訴克仁他在鄉裏怎樣和地主反抗，怎樣拒納田糧。他也加入過農民協會，因為是小學畢業過的，字認識多點，他做裏面的委員兼書記。後來農會給官兵解散了，他仍舊是地主壓迫下的農民了，因為過去的抗爭，地主方面對農民的壓抑更加厲害了，他才賣身一般的到南洋來。他還敘述他的身世，他的家庭狀況。克仁曉得了他的名字是叫做元慶。克仁也同樣地敘述他自己的歷史。一個是度着農奴一般的苦況，一個是經了流浪的生活，於是兩顆受創的心，越挨越近了。

他們是格外地親近了，在船裏四五天。同船的人也抱着異樣的心情來看待他倆，對他們的精誠親愛簡直是含有仰慕的眼光。賴了他倆的真誠和勇氣，抱着熱情對兄弟般的乘客接近，於是一團和氣在他們的一羣中發現了；他們都很和藹，而且盡力互助，在這船中結合成了一個有力的團體。這

使元慶感到在家鄉的農民協會的組織的復活，這也許可稱為“乘客協會。”但這名稱似乎並不妥當，頭二三等的乘客便是例外，也許他們說不定是立在敵對的地位。

在船裏過着快要一星期了，因了他們的融洽一氣，所以一切的難堪的壓迫，被蔑視的痛苦都在這歡樂的空氣中消失了去。只有過去那時他們還沒有結合一氣時，頗受了水手們幾次的欺凌，這使他們感到是一種恥辱而記住在心。自然那時不論被欺的人或者旁人，他們都感到難堪和不平；但只有咬緊牙關，心裏燃燒着憤怒之火，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誰也沒有動手報復或者訴說不平的勇氣。

現在的情形可就不同了。有一個很兇惡而且帶點滑稽的風味的水手，他瘋瘋癲癲的走起路來總是一搖一擺，不時地裝出種種的鬼臉來逗起人家的發笑。如果他手裏是拿着一根拖地板的掃帚時，當他拖過地板後，這掃帚無疑地是帶水含泥

的，但他不管，他偏要高高地舉起，弄出種種的花樣來，五花八門的，件件都有，自然有很多人給他逗引得笑起來了，因為有許多是給他灑得滿面花斑的。但這些被污的人是不會樂意的，這他都不管。

有時他把掃帚夾在腳膀間走着，說他長着一根尾巴了。有時他把牠荷在肩上，說他是一個耕田回來的農夫。有時他把牠撐直起來，說他是一個戰線上持旗的前陣兵士。有時他把牠拿橫着，說是關公持刀出馬了。有時他……，他簡直是甚麼花樣都弄了出來：滑稽固是滑稽，但取辱的頻來却使人難忍了。他每一次裝起這花式來，都是傷害了至少一個人的。譬如他裝尾巴時，他看到後面有人跟來了，那末，他的尾巴一定的舉了起來，搖得很利害。跟在後面的人被弄得滿身泥水的，也有，弄得滿面斑痕的也有，但多半是緘默。假如責問起來，他便給你一陣臭罵：你娘沒生眼睛給你？難道有尾巴不會搖！諸如此類的有滑稽情調而刻毒的話頭真是

受不了。至于農夫的鋤頭的劃掘地土，持旗兵士的衝鋒，關公出馬的陷陣，那傷人更加不在話下了。但誰也只能忍受着，在他的勢力範圍下。而且他們是個人的被辱。

這一次，他們整個統槍的乘客是融和一氣了，因為他們已感到是休戚相關，該團結一起的需要了。這時那瘋瘋癲癲的滑稽水手無疑地還是故態依然的。一樣地在那留着狹窄的餘路大模大樣的一搖一擺地走起來，一樣地裝着他的新奇光怪的玩藝。

是大清早，水手們拖完了地板，滿艙裏成隊的水手們一搖一擺走了過去了。這位滑稽的兇惡的水手是特意地走在最後，他這一次是裝成一個歸隊的兵士，肩上荷着槍，步伐整齊的開步走。那神情故意裝得很威武，滑稽的威武，使乘客們哄然大笑。走了不遠，他曉得背後是來了一個人，猜測是走近了，他倏很快地向後轉。那掃帚槍剛掃在克仁的臉



上，弄得滿臉污泥，大有黑吉寧仔的尊容一樣。于是那水手發狂般地笑了起來。

克仁對這位殘酷的暴君的慣於玩弄弱者是很明白的。他雖憤恨他的沒有理性，但一面也不願去自尋煩惱，故挫其鋒。所以他對他的暴虐的施行時總是想法避免的。這一次他也並不是忘記了，不過清早起來，小便很急的。他走在他後面是刻刻提防的，那時他走近了，正想乘勢走過他的身邊好到船尾去解手。不料冷不提防的來了一個迅急的向後轉，他來不及避開，那掃帚正打在他的臉上。

這侮辱是難堪的，滿面泥污，克仁真有點憤恨，一手在臉上揩拭着。可是那暴君却在狂笑，這使克仁忿怒之火在胸裏燃燒起來，小便的急切也忘記了。想要罵他却又忍住，一手還是在臉上亂揩，弄得一個臉上花斑斑的有了一行一行的直痕和橫痕。這雜亂離奇的花痕，看去的確是好笑的，連旁觀的人也忘記這暴虐的行為的可惡而發笑了。而

那水手更笑得起勁，手捧着腹，彎腰曲背一昂一俯的笑個不休，還譏諷地說：

“叫他上臺演戲，可以用不着畫臉譜。”

這使克仁太難堪了，像雪上添霜地加虐着。于是他狂暴地喊了起來：

“你，你，豈有此理！”

“甚麼？”他臉上顯現得更兇狠了，停止了笑，身體也站直起來。惡狠狠地追問。

“這不是豈有此理麼！你怎麼塗得我滿臉泥污？”克仁並不氣餒的。他看到遠遠地躺着的元慶是醒了起來，半躺着身體忿恨地在聽他們的爭論。

“我麼？”那水手說着談諧地手指着自己。“豈有此理？你甚麼鬼東西。赴考童生出征兵，難道給你犯得上麼？”說着又來了一帶，正碰着克仁的鼻尖，克仁避開了。憤恨之火更在他心頭爆發了。

“喂，媽的。打！”遠遠地傳來元慶的喊聲。

克仁衝了上去，就是給他一個耳光。水手暴跳

起來了，正想回手；乘客的喊聲，嘈雜地響亮而紛亂地激宕了他的耳鼓了。躺着的乘客大多翻起身來了，站在遠遠觀戰的水手又不敢走近來。那滑稽而兇悍的水手也只得自認晦氣的溜開了。

克仁對這深深地感到了，感到集團的力量偉大了，對聲援他的乘客表示感謝。而對那狂妄的水手，沒有意識到欺侮弱者的殘酷行爲是勞動者中的敗類的他，也感到憐惜了。

經了這番挫折，那些無恥地倚着惡勢力欺慣了貧窮的乘客的水手們不敢再猖獗了。就這樣地相安無事，雖然他們吃着極粗劣而不充足的飯菜，倒也快樂地度過去。

船走了八天了，這航行就要終結。滿艙的乘客盡喊着快要登岸的歡聲，不管論都快樂地在收拾簡單的行李，預備着登岸。神經過敏的人已在幻想着登岸之後的事件。躺着的懶惰者，整天睡着的人也爬起來往遠達到看不明白的岸上觀望，他們有

的簡直手舞足蹈起來，似乎在慶祝他們光明之燈已在前頭等待。這艙中充滿着喜悅的空氣，誰也覺得自己是輕快而且舒適。只有一個在航行中生病的工友是還躺着，皺着眉頭在問到碼頭還要幾時。

就要登岸了，歡樂之聲充滿了整個艙內。病的工友也被迫着勉強起身了，斜倚着船壁遠望着彼岸現出悲哀的微笑。在這紛雜的歡呼聲，那聲浪的展開去，似乎隱藏一種光明是正在期待的幻聲來。他們個個都這樣地興奮啊！只有那病人是感到歡樂的悲哀，但這正更顯映出他們的欣幸的程度來。

碼頭是快在眼前了，他們歡躍得更利害。啊，那兒就是光明，那邊有光明正在期待。

一個個的手提着行李，簡單的行李，預備着爭先登岸。船是越走越靠近了，他們是歡悅但又焦急好像恨這條船的故意惡作劇，快到了碼頭了，反越走越慢。這時船是不停地向碼頭移近去，而他們興奮的呼聲也嘈雜地沒有停止。

### 三

船忽然地下錨的停止開駛了，但還沒有靠近碼頭。他們盡是抱着滿懷登岸的心情在焦急着。個個都站着倚窗觀望着岸上。看那兒一堆的人，種種類類。有的穿得很齊整在揮手巾；有的赤臂跣足，大概是碼頭的苦力。他們擁擠着，奔走着，看去是很忙是很嘈雜。

艙內的乘客顯得很忙亂，東西奔走着也有，枯坐焦思着也有，靠着那小小的圓玻璃窗前，擁擠地向岸上觀眺的最多。因為艙口被封鎖着，艙內的乘

客，對這航行有經驗的人覺得是有事變了，感到憂苦而煩悶着。於是滿輪的人曉得這情形時，也都不會安寧而煩噪。

他們所期望的是甚麼船長或者醫生，或者甚麼海關官員的到來，而最使他們感到煩悶的是那患病的工友。但那無法，焦急不還是一樣，他們只能靜候命運的到來。

醫生來了，似乎有個水手這樣喊着。接着來了許多水手，把他們驅到另一個角落去。擠到動身也為難的，水手在團團地看守着。遠遠地來了兩三個洋人，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站定了。克仁覺得那也許是醫生了，而是來檢驗身體的醫生。

傳來一陣叫聲，克仁聽不懂的，因為那是洋話。水手便放了一個工友走過去，他走到洋人的面前被喊住了。很貼服地站着。一個較老的洋人，鬍鬚生得不少，臉孔却紅殷殷的，那顏容似乎是顯示着他的老練。他把一對眼鏡往鼻一夾，便開始察驗

起來了。手續很簡單，沒有用甚麼工具，單是憑着他一對蒼老糊漠的醉眼。這樣地算是檢驗起來了。

一個一個地檢驗過去，有的看得詳細點的在那枯黃的臉上多端詳一下子，看得忽略的簡直視線有沒有和臉孔接觸着都不敢担保。

這樣一個一個地放了出去，已輪到那位生病的工友了。他走路的疲勞已使那洋鬼子注意了，待到了他的面前，他看了一眼，遠遠地看到他是在搖頭。接着他是在那皮袋裏拿起聽氣筒了。聽了一會，再把他的臉細緻地端詳。接着還把他那軟弱困頓的身體搖撼起來，害得他那柔軟無力的頭東西搖幌。他却一面回轉頭來向他的同伴嬉笑，

他們都提心吊膽地對那病人的檢驗懷着隱憂。滿抱着倖免的心情和疏忽的希望。但是事實是這樣險惡，他被極詳細而麻煩地檢驗着，而且，終于被扭在一旁了。

接着克仁，元慶都經過了這檢驗的手續了。以

後還是一樣地一個一個地通過給他檢驗。

檢驗到了完結，那位患病的工友是被帶走了。他們是和先前一樣地懷着登岸的熱誠。滿個心情都幻想登岸的情態。

意外地使他們驚怪的，不久後又來了一陣兇狠的水手們，他們不問甚麼的把他們趕進一間並不狹窄的底艙去。裏面氣味更加不好，空氣也覺得十分混濁。艙口又是被封鎖了，這比先前更覺難堪。

不一會兒，船後的推進機又在鼓動了，船是再開駛了，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這弄得克仁和元慶都有點頭昏。他向那老番客們，看到他們只在流淚，有的竟埋頭在啜泣着。克仁更莫名其妙了，雖然猜測着這一定是不幸的遭遇的來臨，但總不明白這底蘊。

經了幾番的慰問，他們才忍淚吞聲地告訴他一個大概。這時他才明白，他追求的光明是成了幻



影了，他不但登岸是絕望，而且還嘗了至少要幾天的極殘酷而慘無人道的監牢生活。

原來這拘禁是不許登岸的刑罰；而所以不得登岸是因為那病人的緣故，自然理由是那病會傳染，其實這不過是藉口之辭。這完全是帝國主義欺凌弱國的無理行爲。這使克仁感到很痛苦，而且有點懷疑：生病的不是帶走去醫治了嗎？難道這一起人都都生病嗎？既是生病爲什麼不也一律帶走去醫治？他想着又想着總得不到解釋，正確的解釋。

自然他是不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的蠻不講理的行爲。自然更不會想到那時南洋排斥華工的聲浪正在高唱入雲，土人的決心和努力。而當局的受賂才藉口有傳染病的危害而把他們拘禁起來。

船似乎是停駛了。因爲是在底艙，船面的嘈雜和喧鬧的行動，也只能微微地聽到。這時他們中不少的人是放聲痛哭了，克仁也感到格外傷心，眼裏的淚珠也不覺地掉了下來。

腦筋遲鈍點的人這時也會感到那班登岸人歡樂的心情，至于腦筋靈敏的人也許會想像到那在揮手巾的人對於來客的歡迎的熱誠，甚至于幻想到那班被迎接的人以後的行止。

克仁的想像便有點不同；他很感到奇異，爲什麼頭二，三等的客便可以上岸，是不是他們即使有病也不會傳染。不然同條船裏爲怎麼他們是該受拘禁，他們却個個上岸去。無疑地他還是找不出正確的解答。因爲他只主觀地把真理來應用着，去批判一件事物。却沒有客觀地去窺察這社會的罪惡而來揭露人間的醜陋。

過了半天的工夫吧，他們悶在這陰暗穢污的艙內，連呼吸都感到不自由。這並算不了難堪，還有整半天沒有粒飯入口，那餓腸軋軋地响起來，才使你感到苦痛。這時個個的淚只能向着心中流了。這有甚麼法子，被囚在鐵壁銅牆的艙底。他們的痛哭漸漸失了叫囂的能力了。有時因了饑餓

的壓迫簡直連哼出蚊蟲叫的小聲音都不能。一切的人都酸軟無力，懨懨待斃了。反抗？夢也不敢做啊！克仁在想。

不久後艙門開了，樓梯上走動着一陣如虎如狼的洋人走狗的水手。他們的疲倦使他們連張望都感到爲難。水手們呈現在眼前時，他們像臨死的病人眼裏含着悲哀之光對他呆視。

又是一陣兇悍的驅趕，一個個像傷了腳的病狗疲憊地在走，到了樓梯差不多全是爬了。到了艙面上，那裏排着幾桶粗劣的灰色的飯，他們湧了上去，搶着碗爭先地取飯。無疑地這供給並不足夠。但是這一點小填補已使他們像重生一樣了。

接着還是一陣驅趕，一起都走上幾隻小船。克仁想不出這航行的使命，雖然他並不會笨到去猜測這是上岸的航行，心裏却不大明白。一班老番客又盡在流淚了，克仁也感到悽傷，而覺得這行程一定是不幸。他偷偷地詢問，才曉得這行程是把他們

載往拘嶼上面去拘禁。

小船搖盪着走，已相近一個海中的浮嶼了。浮嶼上面盡是馬口鐵蓋成一座一座的小屋，克仁猜測那總是囚人的監獄吧。浮嶼的四邊沒有半隻船，而且離陸地又遠，這不能不使他們感嘆殘酷的人們的用心的深遠了。在這樣遠離陸地而且四面看不見停泊的小船，除了飛上天去，囚人是無論如何也逃不了的。

他們一起被驅上岸去了，三人一隊地分着走。一隊一隊地趕入一座一座的小屋。小屋裏並不怎樣陰暗，但是一無所有。牆雖不見得怎樣高，但爬上去是萬難的，屋頂是蓋着馬口鐵。另外有一個黑番住在隔了一個鐵門的小房裏，他自然是看守了。看守的房也沒有甚麼東西，只有一個爐灶，那大概是供給囚人的膳食的用途的，還有一堆柴，旁邊一根柴刀以及一些零碎碎的雜物。至於臥睡所需的床是沒有的，只看見有一隻矮櫈。

克仁同兩個老番客被禁在一起，他對這虐待感到的是悲憤，那兩老番客的感覺便不同情調，他們感到的是悽傷。克仁對這無理的虐待的始因後果，一點也不明瞭，覺到模糊懵懂。他倆似乎比較曉得較多，但也不能解釋究竟這虐待的真意。

屋裏空洞洞的，克仁感到坐臥都不安的。但太疲倦了，的確無法，只得席地而坐。

南洋的炎熱是誰也明瞭的。馬口鐵的屋頂被太陽的煎熬，在屋裏的人是感到怎樣地難堪，汗珠流遍了滿臉，滿身害燥着。連坐的地也焦熱起來了。這真使克仁感到無限的痛苦。

走入監獄裏，不久天是漸漸昏黑下來了，但是飯食並沒有送來。克仁便對老番客闕起，他們都悲苦地笑。

“你以為他關禁起你，便會給你吃的東西？”

“不又怎樣呢？難道他們連我們這不值錢的生命也不給與一點保障嗎！”克仁驚奇地問。

“照顧起我們的生命！小傢伙，這夢不要做，只要你試想起他們是把我們拘禁在這慘無人道的特殊監獄中。不知有多少可憐的同胞是慘死在這樣暴力下啊！”有一個老番客很感慨地說。

真的，不知有多少的可憐的同胞是在這壓迫下慘死了。自然這是誰也不會注意到，那許許多多的小生命死後便也無聲無息地他忘記人間，人間也忘記了他。還有誰去紀念他呢，因為他又沒有像那班烈士轟轟烈烈地為國犧牲，雖然他們的死的意義也許正和烈士一樣。因了國家的衰弱，因了自己的向上和冒險而犧牲，但誰也不會注意到這問題。大概不是國家的光榮。

克仁聽了這番話，感到格外的驚奇。在國內不是聽到洋人的文明麼，連殺人也不用利器，發明了甚麼電椅。可是這活活地餓斃的殺人不是比甚麼都殘酷麼？他更不解。于是他再追問：

“那末，就這樣地活活地讓他餓死了麼？”

“不，假如你身邊有錢，你可以向他買點硬到碰折了牙齒的麵包。不過，也許一塊錢只能買到薄薄的一片。”他悽惻地答着。

克仁越法驚奇了，這不是和白白地餓死一樣嗎？那個窮苦的工人會有這許多錢來養活這不值錢的生命。除了富人，但富人又是永不會被拘禁到這裏來的。

這時屋內只顯得昏黑，因為天熱的緣故，他們坐得很離開。但是屋子太小了，算是離開很遠，只要一伸手還可以摸到各人的身子。

地上是那樣的灼熱，屁股被煎熬得有點想要跳起來了，但是太飢餓了，身子又這樣無力疲倦。這痛苦使克仁也流淚了。

狹窄的監獄每會使囚人想到逍遙自在的宏大的天空，這時你會感到自己是像一隻被關在鐵籠裏的走獸，那難堪是不用細說。這時你的心情的悲憤會使你抗爭的意志激增到最高潮。克仁是陷

入這困境了，他簡直想破監而出，但他是饑餓得連轉動都無力。雖是屁股的被煎熬也只得忍受。

這一夜在克仁是感到特別長，而且是特別使他感到難堪和恐怖。地上是越來越灼熱，他坐是難堪，站又無力，一夜沒有合眼的，只是不停地把屁股移動。

在這煎熬難堪中，克仁也曾有片刻的安靜，這安靜的時間有時是懷想將來，有時是追念過去。那將來克仁是感到悽哀的絕望了，未來的光明的追逐已成了一幕幻影。那不幸的過去也使他感到傷悲，幾番的掙扎還是在重壓的制度下。母親是去世了，獨身的漂泊，這時竟流浪到海外來作囚人，說不定將是一個未來的餓死鬼！于是他吁嗟起來了。未來的光明啊！你是我的慰安的幻影！

他整夜不能安睡，有時他憂慮自己；有時他記掛着同樣命運的工友，尤其是元慶最使他擔心。他想到人間是有這樣醜惡，焦燥嚙住他的心頭，他痛



恨起來了。痛恨的對象是甚麼呢？自然他不能瞭解到這殘酷的行爲盡是帝國主義者的恩賜。他痛恨的是那班做人家的走狗的水手們，他痛恨的是那個老而不死的洋醫生；他磨拳擦掌地，他咬牙切齒地，幻想着他這時是有了權力了，于是他把這班狗才喊到跟前來，一個一個的給他一陣教訓，有的是打，有的是罵，過後都走開了。後來走來了那位半睡半醒的洋醫生，他也滑稽地把他檢驗着，他把他的身體搖撼起來，使得年老的他幾乎站不住腳，東顛西倒。他還故意地看驗得很久，捻捻他的鬍鬚，張開他的瞇眼。最後說他臉孔太紅了，這是患了奇病會傳染，把他關到獄裏去。

想像過後，克仁是也失笑了。自己正被人拘禁在這苦痛難堪的監獄裏，却幻想到是把握了那絕大的權力而施刑于別人。這樣矛盾的想像竟會走上他的腦裏來，不是十分好笑麼！

從鐵門透進了一線光芒，這似乎是天亮的景

象。克仁猜想着外面也許東方正發現着魚肚白，說不定也許太陽是已爬上來，而經了映照的海水正反射出般紅色的光芒。可是這屋中還是被佔領于黑暗。

他想站起身散步，但感到全身酸軟無力。用盡了全生命的力量，他終於搖搖欲倒地站定了，移步是多麼艱難。肚裏無疑地是空洞洞的，飢腸轆轆地叫得怪响。他也感到悽悲了，生命大概就是這樣結束了吧！他走近那鐵門，探試着那一根一根的鐵柵，好像在測驗牠的堅硬的程度。冷冰冰地觸到他沒有生命之力的手了，那冰冷透入他的心的深處了。這冷酷和暴虐的待遇使他痛心，他整個身子躺倚鐵門上，俯着頭，手無力抱住；潸泣的聲音悲愴地流露出來。那聲音在這大清晨的空間更顯得淒咽。同伴的老番客是疲勞到睡得爛熟了，那鼾睡的聲也有時顯得响點，和哭聲混合起來。

不料這哭聲竟驚動了看守者的好夢。那黑番

在轉動他的身體了，克仁一點也沒有覺到，他還悵惘地啜泣。黑番徐緩地爬起身來，而且是帶着兇狠的面龐徐緩地走近克仁的身邊，克仁還是一樣地在啜泣。

這啜泣的悽悲並沒有打動黑番良善的心弦，却惹起了他無理的惱怒；他走近去，伸着無情的手對準疲弱的克仁狠狠地一推。天啊，經了饑餓和失眠的磨折的克仁還擔當得起這一推麼？他是撲跌在地上了，而且暈了過去。

瞬息間他失了整個的知覺力了，人世忘記了他，他也忘記了人世，像是安靜地在地下躺着。黑番也再走去尋他的好夢了，鼾聲的波動，和監內的老番客們的鼾聲調和起來了。克仁還是蜷伏着失了知覺連動也不能一動。

監獄內又顯出局部的光明了，天氣也感到稍微地炎熱。克仁發現了自己是躺在鐵門下，而且週身感到麻木而酸痛。他試着爬起身來，覺得太疲倦

了失了能力。另一角落裏那兩個老番客是貼近地枯坐着，那姿態顯得是十二分疲勞，連移動也不能一般的。眼裏流出閃閃發光的淚珠，兩行地掛在焦黃的顴骨上。

他試着移近他們，因了暈去了初醒轉來的疲倦，實在不能支配自己。于是他悲痛地問：這聲音也顯得格外微弱和衰怯！

“老伯伯，你們怎樣了？”

他們張着眼對他望望，那全是閃着絕望之光。繼着是無力地搖搖頭。

克仁心中的悲哀又激發起來，他想哭又無力，好像喉頭有一種東西在鯁阻着。

停了許久，克仁漸漸地恢復了元氣，年輕的人自然還擔受得起一些磨折，這時他拚着全生命的力量居然也站得起來了。

他探手伸入他的衣袋裏，裏面還存着一塊多錢。飢餓的壓迫使他只得忍痛地把剩餘的幾隻角

子拿了出來，怯怯地向着那坐在遠遠的角落正在發饜地大吃其麵包的黑番招手，黑番走近來了，看到克仁手內的錢便親善地獮笑着。

錢遞過去了，接着是一片大約有兩寸厚的麵包，一小桶的清水，由他的手裏搬過來。可憐得很，克仁把水接來時是感到那是十分地沉重，幾乎有點支持不住了。

他走近了那兩個可憐的同伴，把水給他們喝了，然後把麵包分做三份。拿出兩份給他們，自己便留着一份吃了起來。

這供給是多麼渺小啊，但這于他們已是生命之力的給與了。吃完了後，眼輪的轉動也感到稍微靈敏了，至少他們是談話覺到不至于像先前那樣疲勞和吃力。

“年輕的小善士，你真好心腸！但你如果有零錢還是暫時留在身邊。死在這拘嶼中的人真是不計其數，我們大概總也絕望了。可是能夠多活幾天

也算幸福啊！有誰能曉得他被禁的日子的長短呢？所以須讓自己多挨餓幾時，待到極端難堪了，那時我們才把牠摸出，黑番他自己會來的。這樣地才會持久，即使是時日久點，那時也許我們是活着也說不定。”一個比較蒼老的老番客徐徐地告訴着。

“我試問你，他們關住我們只是暫時嗎？”

“這誰曉得，除了天！他們是把我們關到下了船期，但船中的艙位要空得多的，才把我們像些豬狗一般的裝回去。”

“那末他們會有釋放我們的一天了？”克仁再問着。

“自然啊。祇是他把我們釋放出來時，至少有一半是做餓死鬼了。”

“所以你教我多挨餓幾天，把零錢藏着便是這原因吧。”

“是的。有許多人他們挨不起餓，一下子把錢化完，自然結果他們都餓死了。有的很不甘心在挨

餓得很難堪時向沒有人心的黑番苦求麵包，竟許多給柴刀劈死了。”他說着十分悽悲，眼裏流着淚。聲也淒咽着。

克仁對這忠告十分感激。他親切地和他交談，他也告訴他不少洋人壓迫唐人（註一）的慘史。他是老番，（註二）一切情形都很明白。

昨夜的苦痛和難堪使克仁感到夜是比白天還長；一到白天，而且是受了更多的苦痛，于是他又感到白天比夜裏還要長。

挨餓了三天了，他們三個人都像沒有斷氣的死屍。結果克仁感到無限的憤激和難堪！話已是說不出來了。心裏在想，與其這樣活着受苦，還是讓他早點死去。他不問甚麼，手無力地探入袋中，摸索出那剩餘的一塊錢。

黑番遠遠地看到那洋錢，歡喜地把鐵門開着走了進來，將銀圓拿了走。接着還是和從前一樣，祇一片三四寸厚的麵包和一小桶清水。

克仁先喝了一口水，於是精神才覺有點活躍；他拿給他們也各喝了一口，再把麵包來分着吃；三個人又像一度重生了。只是克仁感到槍傷，這是他的生命的結局了。追求光明自然是絕望了。做了餓鬼那也必然的了！

這樣地一度一度的死而重生，已再過了兩次，他倆的零錢也將化完了。這是最後的一次了，他們把麵包和水盡量地喝吃着。絕望的悲哀使他們痛苦到裝起歡樂；他們用手當杯，把水掬着嬉笑，悲苦地嬉笑，互相慶祝着死後的安靜。那歡樂的慘痛是在他們裝作後盡表現出來，三個人的眼淚兩行地掛在苦笑臉上，一律無言地在地上躺下，靜候着死神的前來迎接，互相悽慘地歡望着。

這樣：又過了兩天，待死的他們中的一個那比較蒼老的，經不起這摧折是含着怨憤的微笑和人間訣別了。這不幸使活着的人感到怎樣難堪是用不着細說的。克仁的悲痛幾乎是恨不得立刻毀滅



了自己。啊，爲怎麼這樣蒼老的人在國內也住不下去，而走到國外來受罪！這是使他最覺得難堪的。

他們曉得是越和神死接近了，但是還有何法。於是他們兩個人不時無力地擁抱着痛哭起來。黑番對這情景似乎很生厭，也許會有一天要加以殘酷的殺戮在他們身上，這使他們懼慮着。有時他咆哮着，但話是不懂的，那也無法；究竟他厭怒的是些甚麼。

再過了一天，克仁更感絕望了。于是他總是把眼睛閉着待死神的駕到。耳鼓裏聲浪在振動着，克仁聽不出甚麼，眼睛也懶開着，其實連張張眼皮也沒有力量了。突然腰間被踢了一腳，踢得他痛入骨髓，他張眼一望，原來是那蠻橫的黑番站在他的身邊。他有點惶懼，不知又將有甚麼虐待或事變。可是他視線放低時，却看到地上排着一片麵包和一小桶清水。這使他疑惑了，他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他把眼睜了幾下，聚精會神地一看，還是一

樣的，面前的的確確地排了一片麵包一桶清水！于是他更疑惑了，這也許是做夢；不然便是因為想像得太利害而發生的幻影。

真的，他不敢相信眼前會有麵包和清水的，他對着那些東呆視。那黑番嘴裏不知唸些甚麼，接着把克仁的頭接了下去。克仁的臉是浸在清水裏了，覺得十分冰冷，也清醒了許多。原來這一切都不是夢，于是他也不客氣地吃喝起來。看看那同伴却還半躺着睡，眼睛閉攏得緊緊的一樣，他吃着時黑番走開了，漸漸地精神奮興起來。他走了過去喊着，得不到回響，用手摸着已是冷冰了。他嚇了一跳，他又像剛才一樣疑慮起身，連吃進了水和麵的事也否認起來了。是夢吧？他問問自己。

黑番走了進來，嘍哩咕嚕地喊，把他趕出獄門來。他越加相信是一回夢了，他試着用手打一打鐵門，可是痛疼得很難堪。他這才相信是事實並不是夢。于是他記起那同伴的冰冷僵凍，他頻頻地回

頭。兩個同伴盡是餓死了，這悲慟引起了他無限的傷心，他在哭。

慢慢地走着，黑番在背後催着，他一路來不同時地碰到不少的同船的工友。可是都和先前大不相同；顏容憔悴，臉色枯黃，走動乏力，沒有一個是例外。他們自然也是受了飢餓的磨折，受了黑番的虐待的。克仁在想。

已漸漸地到了碼頭了，被趕來的工友已集攏成隊了，好像是戰敗的兵士，衰弱而狼狽地在走。但是有一件事使克仁從心的深處流出悲哀的淚來，那便是這時一陣的數目也許是比來前少了兩倍，或者還多。天啊，這是甚麼一回事呢！自然無疑地也正和他的同伴一樣的活活地餓死。克仁又是一度流淚了。

到了碼頭，一隻小船在等候着。他們都被驅下船去了。這次船裏是這樣稀疏，空位剩了不少，想起前次的擁擠又更使克仁懷想到餓死的人數的加

多。

船漸漸地離開了碼頭。這時被載着的他們，神情是疲倦的，但是光明的追求在他們還存着這奢望，雖然是受了一次摧磨，而且是從死神的手中逃了回來。他們對着這行程，把他們載回家是感到痛苦的。

可是無法，得以生還，已是萬幸了。

“克仁！”一個聲音在克仁耳朵裏響着。

“誰？啊，元慶！”克仁四顧着，看到了他狂喜着喊。“我找了半天，看看都不像。啊，你消瘦得太多了，臉目也不大像。假如你沒有喊我，我不敢認的。”

“我不就是一樣，你也和來時兩樣的。”元慶說着，悲咽得搖起頭來。

“絕望了！大概我們是命註着死在故鄉吧！”克仁說着。元慶沒有回答，只是稍微搖頭。

“好，死在故鄉也算了。回家去向有田人磕頭

求點田耕種吧。元慶，你呢？”

“我？家是回得的，也許要一樣地餓死吧。種田我就是向人磕頭也無望的。”元慶頭低了下去，接着又說：“說不定家裏的母親弟妹已經死得淨光了！”

過度的悲哀使他們都靜默了。載回家去，這是一種死刑啊，在船中的不管誰；因為多半是從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下逃了出來的。

但是無法，小船搖盪地開駛着，是只有着這使命。他們是更靜默了，小船却在繼續牠的工作。

就要到大船了吧？就要走上回家的歸途了啊？他們盡在想在對自己詢問。

小船是不停地前進。

註一：唐人即中國人的意思。

註二：老番是久客南洋的人的稱號。亦叫舊客。



#### 四

出乎他們的意料地，並不把他們載向大船去，而是把他們載到了碼頭。小船靠了碼頭，他們登上岸去了。一列出獄的囚人在路上被許多兵士押着走；顏容的憔悴，衣服的襤褸，都足以惹起路人對他驚異地注目。

‘上岸是絕望了。’這一句又在克仁的心中湧起，這是在船裏被拘禁在艙底時的哀呼啊。現在所謂絕望的事件却奇異地實現，他臉上浮起希望的微笑；他覺得過去只像夢一般的。

他們被驅入一座堂皇的高屋。進入後，又把他們趕到另一個角落去。他們一律呆立，對着自己的革命懷疑；因為那將臨到身上的事件總覺得是迷離不可測的。像這樣地趕進屋裏來，將施與他們甚麼形罰呢，還是恩賜？誰也不能斷定。即使是極酷的刑罰，那也只能唯命是聽。

擁擠地站着，有的太疲勞了是伏在熟識的人的肩上，有的是失神地倚在別人的身上，有的是在人叢中蹲下。他們都靜默無言，似乎是對這將臨到而不可臆測的命運的靜待。

不久後，來了幾個穿得很齊整的人。有一個肚皮高凸的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在那三角形的臉上，生着一對小眼；那扁扁的鼻樑下，寬闊的唇上，留着稀疏的仁丹式的鬚鬚。他特殊地離開他們的一隊裏走出來在這些失了靈魂一般的人們面前看巡了一遍；像檢驗甚麼一樣的細心地巡看。這使克仁記起了船裏醫生的檢驗來，不過這方法是不



司，至于將臨到的待遇那當然更難測臆」。

另一個臉皮黑點的，但容貌很兇惡：他提高喉龍喊排隊。于是疲勞的人也匆忙地提起腳在移動，不一會兒成了一長列。自然有不少的人是拚着全生命之力來支持自己，使他站定。

這一位兇狠的黑臉漢是站在他們的排列前了；而那位大腹便便的君子是立在遠遠的。那黑漢將他們的行列中照次序地一個個地指着，回頭望望那大腹便便的君子的點頭或搖頭。假如他是舒緩地點了頭，那末那位被指的人便被他狠狠地拖在一邊；假如他是懶洋洋地搖頭，那末這位被指的人是站着不動，移他的指頭去指另一個了。這樣地指着點頭着搖頭着，終于完結了，被拖在一邊的有全部三分之一的樣子。

這是一套甚麼把戲呢？克仁有點迷漠了；是要分頭拘押罷？于是他又憤恨了，對這生命的無謂的延長。他還奇異地悔恨着吃那麵包和水的多事

了。他看看隊裏的人，元慶是同隊的：他想問他，但隔離得太遠了。

大腹便便的君子走開了，那黑臉大漢向他恭謹地點一點頭。眼送着他走出門去。這時是單剩了他一個人。他站立了一下，低頭沉思；一會兒兇狠的臉上經了一番小變動，嘴裏高聲地喊着：“帶走！”手向着水手們一揮。

那隊站立不動沒有被挑選出的工友被帶走了，水手緊緊地跟着押了去。克仁這一隊還站着不動，這悶葫蘆使克仁不敢再猜測，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像軍隊的出操。他想問問旁人，但那兇狠的黑臉漢就在臉前，使他只得呆板板地站着，動都不敢稍動。

“走！”那黑漢喊了一聲，於是卻望那門走出。這時克仁的肚裏是感到饑餓的難堪，但是無法。竭力地支持了自己跟着走。一會兒被帶進另一個房間，房裏空洞洞的，但是無論如何不像監獄，

至少是沒有鐵窗；克仁有點安了心。一起趕進去後，那黑漢回轉身便把門關起來，而且是上了鎖。這使克仁又覺得是不幸了，那未來已不是光明了。關起來又上鎖！

他找到元慶問話，元慶也和他一樣模糊。有幾個說是要把他們配回廈門去。克仁問他爲什麼分隊呢？有一個答說是船位的關係，做一次裝不下，所以分做兩期。克仁有點心服，這時却懷着一種希求；既是橫堅要配回去，還是求你把我們先配回去！但是一想起拘嶼中的苦楚，這自私的希冀又消失了。他痛恨起人類的暴虐。他這時的希冀是願他們能夠同時配回去！

門開了，那黑漢把他們叫出來。于是一大堆的人又從那門裏吐出了。出了門是一個大廳，散亂地站着。那黑漢喊了一聲‘列隊’，他們便爭先恐後地一個個啣接起來。

停了一會兒又來了，一陣人 這些人各色各種

都有，但從那身分看起來，似乎和這位黑漢平等的。因為他們來時黑臉漢並沒有對他們恭謹地點頭，和對待那大腹便便的君子顯然有等級的差異。只是分庭抗禮地說了幾句話。

接着是又一回的挑選，分做很多小隊，數目也不整齊，有的十個，有的九個八個不等。挑選定了，一隊隊的由來人分開地帶走。這時克仁和元慶又被折開了，並不同隊，這使克仁感到不足，雖然缺憾的事並不只此。

克仁的一隊被裝上一輛載貨的汽車，元慶早被載去了，他看不到了，心裏感到一種淒清。但是無法。他乘着汽車的振動，響着雷鳴一般的聲音，那帶隊者又安坐在汽車前頭。他偷偷地問着旁人，問他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那人也胆怯地附着他的耳朵答話。說現在是把他們帶去做工，那黑漢和這帶隊人是工頭，那大腹便便的君子大概是有錢的商界名人。而那隊沒有被挑選到的一隊是要被

配回唐山(註一)的。我們真算僥倖，還得有工做，沒有被配回。他說後臉有喜色，似乎對這僥倖感謝。克仁對他的答話覺得滿意，因為他很熟識。他問他一點旁的他所懷疑不解的事，但他不敢多答，只手指着那坐在前面的帶隊者，把頭搖着。克仁會意了。後來他再偷偷地問他是不是老番，他答說已來過三次；很年輕的時候就來了，頭尾已有二十多年了。

汽車的簸盪，本來是會使人頭昏的；但因了太閒着的緣故，克仁却陷入思惟了。他想起那班落選者，啊，他們都是老弱啊！被配回唐山那是多麼慘悽啊！他們一定比豬狗還難堪的，在那船上。是被配回的人，自然是沒有船票，那末住的地方自然比統艙還要下等；又是沒有零錢，那末膳食自然也比飼牲畜的糟糠還要粗劣！他幻想起他們將在船裏被虐待到比豬狗還不如的慘狀！他覺得很悽悲，而對於自己的甚麼僥倖並不感到安慰和慶幸。

自然他是沒有感到，他是比他們還可悲。他們被配回唐山，無疑地是很悽慘的，那賣身換來一般的船票錢，那將是他們一生永遠解除不掉的重債。但是留着的他們却被當做商品看待了，像牛馬一樣地看待了，比賣身的奴隸還不自自由了！你看把他們當做甚麼的瓜分着；帶走了，裝上汽車帶走了，而且是要活活地將他們磨折了，叫他們去做苦工a比牛馬的操勞還困頓的苦工！

真的，他如果感到這對待是怎樣的侮辱；如果曉得資本家曾排下這圈套，賄賂着外人把他們買了的圈套時，他也許不單是對被配回的人悲憫，而要覺到自己是更十分地可憐！

汽車在一個地方停止了。他們走下來，四圍都種植菜蔬的園地，這園中疏散地東邊有一座草屋，西也有一座草屋。他們共計九人，被趕進遊一座園門口的草屋裏了，走進門去，看到有幾個蓬頭垢面的工人，裸着胸背在吃飯。一看到帶隊的走來，他

們都把飯碗放置起來，站着不動，像在行注目禮一般。

“吃！”他像不耐煩地命令了一聲，他們才都俯下身去繼續他們的吃飯。

“在這裏等着！”那帶隊者又向被帶來的人們說了一聲，便走去了。

克仁看看這草屋覺得很別緻，那牆上四周掛着幾件襤褸的單衣。他們的食桌坐椅一切都很簡單，盡是一整塊的木頭。他看看他們的飯菜，他覺得那也正和船上一樣地粗劣。他們是太勞頓了，所以乘工頭的走出，盡疲懶地在一條長木頭坐下。

不一會兒廚子送來一桌粗劣的飯菜，他們便圍攏上來聚餐。太受飢餓的磨折的他們，雖那飯菜是萬分粗劣，但也感到歡欣。好在這時不至於像船上那樣缺少，都可充分地吃一個飽。

工頭來驅逐他們上工了，個個人都給一種鐵

器，有的是鋤，有的是鏟。克仁拿到一根鋤頭，他們服從地向田園裏走。工頭指配給他們一個地方，於是他們坑掘起來了。

這樣勞苦地操作，甚麼是我們的酬報呢？克仁有點懷疑了。爲怎麼他並沒有對他們商量工資的給與？但他不敢詢問；可是却把在掘土的工作不知不覺地停止了。

屁股頭來了一腳，他嚇了一跳，回頭看到正是帶隊的工頭。他呆住了，鋤頭仍舊沒有動，只對着他呆視。

“不中用的東西，提起鋤頭用勁地掘，不然我坑死你！”他嚷着。

被脅迫的克仁瑟縮地戰抖地提起鋤來拚命地把地土翻掘。工資的問題便也從他的腦中消失到無影無蹤了。工頭將要走開時，對他叮嚀着：

“記住！再停下你的鋤時，我便把你斫成粉碎，埋葬在這地下，省去了我多買肥料！”



克仁只得勤謹地坑掘，一剎那也不敢停住。自然還有許許多多他懷疑的問題：像爲怎麼該這樣過度地勞苦操作，既是這樣勞力，又爲怎麼該吃那樣粗劣的飯菜，爲怎麼該住那樣破陋的草屋？這些簡單而難解答的問題是都待着他去思索的，可是他的思惟被操勞所征服了。

天氣是這樣炎熱，地土又是那樣堅韌和乾燥；坑掘的吃力是無用說了，而且是要不停地動作。上煎下迫和過度的操勞，這難堪使克仁擔當不起了。身體是這樣痛苦；全身的骨節筋肉都像在呻喚着，尤其是背脊的苦痛更難堪，好像就要鬆散了去一樣。口渴的難熬那是必然的，可是要喝水又須避着工頭的監視。工作了半天，太陽就將和大地接吻了，還沒有得到工頭叫停工的命令。克仁的手是比前胼胝了許多，而且感到格外地燒熱。他不時胆怯地把鋤頭放下，舉起手來唾點涎沫在上面磨擦起來，使牠冰涼一下，但是無法，只是救濟一時，接着

還是一樣地難堪。他幾乎把全生命的涎沫都唾完了，實在是計不起了回次。有時喝時就感到難於應付了，而且背上的汗是不停地在消着，那自然使他更感到疲勞。

放工令下了。一個個把鋤鏟荷着，走進指定的草屋。克仁草草地把飯辛苦吞脛着，就在一塊木頭上坐下，他舉起手來，看了又看，覺得是無限的傷心。整天不停地工作，那將是何等的勞頓啊！他感到他全部的精力，無論是精神的或肉體的，都給這過度的難堪的勞役消磨淨盡了。滿手的傷痕泡塊，這是多麼夠悽傷啊！他幾乎要痛哭出來，假如不是年紀很大，而且四圍又沒有人。

過度的操勞的磨折，使他巴不得走入睡鄉，尤其是那被太陽曬得將近裂開而痛得很厲害的頭的暈亂，和那難堪到差不多睜不開來的眼睛的沉重。他實在不能再支持他自己了，只得隨便地躺在地下，呼呼地入睡了。

第二天他一醒轉來，太陽從草屋的小門射進熹微的光線。屋裏的工友都爬起來圍着吃粥。有一個回頭對他說：快點起來，工頭就要到這裏了。克仁有點慌了，他本想回憶昨夜所做的惡夢，現在可無心了。他試着翻起身來，全身的骨節是多麼的酸痛啊！他幾乎是不能動彈。但是無法，再延留刑罰就要到來了。他拚着全生命之力支持了自己，很為難地爬起來，這時他覺得兩眼都在發燒。當他拿起碗來預備着添粥，他發現他兩手盡是傷痕水泡時，又一度下淚了！

工頭來了，克仁也學着把碗放下，恭謹地站着。待到他喊聲：“快點吃，好早點上工去！”才把飯碗再拿起，迅速地吞噬着。

又是上工去了，工頭往來地逡巡着。假如發現懶工者就是向屁股獻去一脚。克仁今天的疲勞和難堪自然是比昨天更多幾倍；他怕刑罰，祇得勉強支持了自己不敢停頓地工作，雖然那痛苦也許比

死滅和重刑更加難堪。

克仁還是一樣地懷疑，難道他們這樣苦苦地操勞竟沒有相當的酬報嗎？誰也不會傻到那地步去苦苦地摧折自己的生命，而不受相當的酬報。但他一想起自己便是這樣的一個，是在威嚇和脅迫下屈服着的一個，便也茫然了。

但他總不會相信，不相信有這樣的允許着這罪惡存在的一個惡濁地方。他竭力想把這悶人的謎猜破，一面又怕無意地停了鋤，被工頭發現時要受難堪的刑罰。所以腦裏在煩思，手裏的鋤却不停地一上一下在坑掘着。

屁股頭來了痛入骨髓的一腳；早是疲勞到要斃命而在拚他的死命在工作的克仁，受了這一腳他幾乎暈倒下去。他身子因了腳踢的推勢而聳直了。他回着頭。兇狠的工頭正立在他的背後。克仁快把頭回去，又俯下身去勤謹地翻掘。

可憐得很！克仁的屁股頭依樣地來一腳。他不

敢回顧了。因為他想起昨天的刑罰只是一腳；今天却加增了，也許第二腳是回頭的刑罰。他再勤謹地在地上翻掘，而且是比先前更加用勁。

“你媽的，笨牛。地上不是早已翻鬆了，還拚死命在那兒坑掘！”這樣的一句話走進克仁的耳朵裏了。他才覺醒，原來他老是在一個同一的地方死掘。於是他忙移身走過去，想去掘那堅硬的地土。當他身子移動時，屁股上又是一腳飛來。他不敢回頭，因為那是無補於事，而且他也明白這一腳的刑罰是沒有罪狀的，不過是冤枉，但冤枉也只得忍受。所以他忍着痛繼續地坑掘。

一天是這樣地過去了，無疑地是一樣地疲勞。克仁在散工時走回草屋的路上，又把未竟的煩疑思索起來了。這一次却又加增一個疑問：為怎麼要這樣地屈服着受這無人道而悽慘的刑罰却不敢起來抗爭。這重重壓迫的繁謎，使他煩悶着。他想發現牠，想明瞭牠。所以他是囚徒懷着這疑問的苦

悶而悲哀。

到了晚上，他實在再蘊蓄不下去了。雖然過度的勞頓與週身的酸痛無力，使他懨懨欲睡。但他顯竭力忍住這苦楚，他拚命地睜開眼睛使牠不致睡去！他偷偷地詢問他的同伴，問題便是他日間所煩思而得不到解答的。

由了他的答話：使克仁曉得工資是有的，不過很輕微。一個月只有十塊。

“爲怎麼工頭沒有告訴我們？”

“這是有老例的。我來時也正和你一樣，心裏很懷疑，但也不敢追問。後來也是老客告訴我。”

“工作的時間太多了，整天不停的怎支持得下去！而且僱工也不是這樣，這和唐山顯然不同。”

“啊，你太老實了。再幾天你便會明白。工頭那時會對你說：‘笨牛，用點勁吧！公司把你們從死城裏救出來的。自然這種話是無理的，這樣地苦難還要教我們感恩麼！我們又不是三歲的孩子。不

過，在他惡勢力下，實在再也找不出路來。所以也只得屈服。”

他說時聲音很低，幾乎只克仁能夠聽到。克仁是明白的，他怕有獻慫慫于工頭的伙伴聽到。克仁有點恍然了。啊，再也找不出路來，這是多麼悲慘；他想起船裏抵抗水手的事件來了，他想到集團的力量。於是他想：生路？惟一的生路也許只有抗爭。

可是草屋是散疏地東一座西一座，工作又是那樣繁忙和疲乏。除了同一草屋的人夜間得以偷偷地聚談，別座草屋的人簡直有的連面目都看不到。接談更無用說了。其餘一切的行動都在工頭的監督下，你到甚麼地方去抗爭！

克仁自然也只能忍痛地操勞，雖然是不時地向幾個同情的同伴訴苦。那磨折無疑地是很難耐的，但是隔了數天也漸漸地輕鬆了。大概是做慣了。

因了漸漸地做慣了，克仁近來不大訴苦了。似乎那痛苦難堪的摧磨已使他感不到痛苦了。當然這是羣衆的慣性的原因，因為他那苦毒的操勞，會使你成了一件呆板板的機械啊。要保持你精神上的活動，你的熱情，你的敏感，那是不可能的。於是也成了一個和其餘的工人一樣地把自己青春的生命苦苦地摧折，給公司盡力地用寶貴的血汗來製造生產。

兩月多的時間，他是這樣馴良地工作，外貌看來心境似乎是很平靜了。其實並不，他只是沒有抗爭；但他不時地偷懶，因為他愚蒙地想，這於公司至少是有損害。可是先受到損害的却是他自己，給工頭發現了兩次，他受了幾拳和幾腳的毒打。此後工頭對他便特殊地監督得過分緊密。

在這受難的日期中，克仁又漸漸地感到痛苦了，性慾的衝動便是一個大原因。雖然他的克制力很強，一次又一次地過抑下去。可是他看到自己的滿



身痠癢，雙手雙脚的胼胝，他真不敢想會有一個姑娘，即使是醜陋的姑娘，肯和他親近。他記起小學時代的一位同學的小姑娘，不禁淚下。自然他是沒有裝飾的用鏡，所以他沒有看到自己的面目。假如使他曉得他是怎樣地愁眉蹙額，怎樣地傷痕狼藉和垢面蓬頭，也許他的哀痛而且失望並不只此！這都可以算是他的幸福，沒有一面照鏡。

過後他是每痛恨自己的奢望的。於是他再安分地操作。好在疲乏的難堪，減去了他分外的煩慮。他一散工，吃了飯後躺在地下便呼呼地入睡。

他是在環境下屈服了，他不計地把生命獻給殘酷的苦工，服從地工作着，工作着。他是格外地瘦瘠了，疲乏了，生命之花像是就要枯慙了；但他沒有曉得。雖是枝葉零落了，他還希望着生長，希望着雨露的來臨。

這時已是冬天氣節了，南洋自然不覺到冷。氣象却也比秋天蕭條，克仁的命運似乎和天氣成一

個對照。是漸漸地凋零了！

註一：唐山即中國。番客對家鄉之稱。

## 五

屈服和操勞並不能維持他的地位，願用生命來兌換麵包也有不允許的一天。克仁雖是馴服地工作，而且肉體上精神上都受了很重大的消耗，可是他連這單夠苟延殘喘的生機也保持不住了。黑暗和不幸層層地向他籠罩下來，失業的悲哀像和他有仇般的緊跟着，他又嘗了一次痛苦的滋味了。克仁被斥退的事件是發生了。

在克仁沒有被斥退前的幾天。克仁曉得在靠西的一座草屋是曾添加了幾位工友，大概那也是

和他一樣地受過無人道的慘酷的虐待，從拘喚中被放出而給買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那是一個中午，克仁停了工回到草屋來吃飯。他才吃了一碗多，工頭從外面走進來，他們無疑地是照例恭謹地把碗放下致敬，他狠狠地指着克仁命令地說：

“你！收拾你的行李，滾出去！公司用不着你！”說着手一揮，就像表示要立時。

“我做工很勤謹哩！我又沒有犯法！”克仁覺得這無妄之災是太冤枉了，他辯解着。

“閉上你的臭嘴！你這笨牛。給我即刻滾出去。公司那裏用得着這懶豬！”工頭說着走出去了，像是很忙。到了門口却回頭來向克仁釘了一眼，那神情好像是說：好，你抗辯！回頭來給你一個利害。

懶豬？克仁想着有點恍然了。也許是因為給他發現了幾次懶工的緣故，但這不至於是斥退的正

因罷。接着他想起新來了幾個工友的事件，大概是工人額數的增加，才把懶工淘汰的緣故吧。

這斥退在克仁並不感到怎樣傷心，因為這艱難繁重的工作已使身體並不怎樣健壯的他有點支持不下去了。但也不能不無一點悽惻，便是人類是這樣地不平，那新來的可憐的人代替了他的苦痛，那是多麼悽慘！

他在呆想時，忽聽一個同情他的同事在咻咻地告訴他。起初他沒有聽到，後來他聽得明白。他說：

“克仁，走你的路罷！不必太傷心。你也認識得幾個字，在這山頂工作，並不是幸福。你得埠頭去，找一個職業是不困難的。去，快點去！不然，工頭回來了，你要吃大虧的。這是沒有法子，你不能再留在這裏了。”

呆立的克仁把身子移動了，走近牆去，取下他的兩件單衣，這是他全部的行李。

他向同事們告別，走出草屋，拖着失望的影子一步一步懶洋洋地走向園門去。

出了園門，那兩邊走上來兩個手執武裝的人，裝紮得像兵士。克仁有點驚疑，因為他被裝在汽車來時，四圍都被木板隔着，一路甚麼都沒看見，更不曉得這裏有兩個兵士。他們圍攔上來，唱聲：“你叫甚麼名字？”

“克仁。”克仁答着。那兩個兵士點了頭，像是會意了。克仁正想走開，可是接着來了無理的一推，並喊罵一聲：“滾出去！”

克仁被推跌了，在地上打了一個滾。跌得骨瘦的身體疼痛。他翻起身來，憤恨是不用說；但有何法，除了釘他一眼，懊惱地慢慢地走開。他們呢？這種勾當是做慣了，若無其事的又在園門口的兩邊看守着。

克仁無目的地走着，因為他不曉得埠頭的方向。這時是走到一處略有幾間小店的地方，他感到

難堪的飢餓了。他想買點東西充饑，他走到一間小店前，因了形容的憔悴，衣服的襤褸，店員給他一個不大睬。而且他接連地問了幾樣東西，嫌牠太貴都沒有買成。

肚裏的飢腸轆轆地在叫響，他實在支持不住。他走開了，看到遠遠有一條小溪，他走過去，盡量地飲了一肚皮的溪水。這真要使人感到大自然的恩賜。本來他是很可以買點零食的，因為他的袋裏還存着兩個月的薪水，但他是嘗過失業的苦痛的過來人，經驗使他不敢照他的要求去購買食料，只得挨着餓肚腸。

他是酸軟無力，但他不能不走。他望着行人多的路上前進，因為他想那必是埠頭的路程。身體的疲乏，精神的頹唐，他走起路來顯得很慢，而且有點病狀。他猜想自己也許是饑餓的壓迫。

天色漸漸地暗下來，他的目的地還是茫然。起初他有點着慌，但一想起他的生命早是歷了萬劫

的剩餘，所以也就爽然了。這時他有點懷疑，也許他走錯了路，他記起被汽車裝來時，只是一瞬間。自然他並沒有錯，那路正是通達埠頭的大路。不過他是疲乏到走路時慢到像一條病蛇。

四圍籠罩了黑暗的陰影，太陽失了他的光明。克仁曉得達到埠頭是無望了。他把兩件單衣捲緊了當做睡枕，就在路旁的草地上酣睡。這夜睡得很好過，做的夢比先前也比較活躍，有生氣。大概是這時至少他是恢復了自由。天亮了，他爬起來，又繼續走他的路程。

一路來行人很多，他曉得就將到了他所冀望到臨的埠頭。這時他是失業的流浪民了，但心情却比有工作時安靜了數倍。自然因為他受教育很少，而且又不是一個天賦的詩人；但他對這南國風光的特殊景物也會有興致在鑑賞。他歡喜那聳天高的椰樹，那好像象徵正直。他歡喜那不大變更的天氣，那好像象徵溫情。



碼頭是達到了，但克仁也不感到怎樣歡喜。這時已是中午時候，饑餓的摧磨，他的確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他想買點賤價的東西，但看那鋪面的堂皇，顧客的高貴，他有點不敢上前了。終于再拐了幾個灣，找到一個僻處的小店買了一隻麵包充飢。

他想找工作，但從何處去找起呢？沒有一個親友，誰肯用你，除非仍舊做苦力。爲了這，他工作是沒有希望了。所以一個下半天就這樣地東街一遊，西街一轉，把牠挨過去了。

晚上是在僻巷的店門前度夜，自然睡得不好，而且要時時提防着店門的開啓。一夜每每要驚醒了整十次。

這樣間散地遨遊着，每天像巡警一般的在街上逡巡，晚上隨便的地上躺睡。機械地過了十多天了，得來的薪水也花去整一塊。這使他感到恐慌了。

這其間他結識了一個流浪的朋友，他終于由

他的設法得到一種在碼頭馱米包的差事。雖然他的身體是太孱弱，這苦工有點難以勝任，但生存的慾求的脅迫，他也無法，只得忍受。

克仁又一度上工了。他勤謹地工作。可是米包的重壓，在他這孱弱的身體是有點難于擔當。他爲了生的慾求的急切，他拚着他的生命之力來擔承。那難堪是用不着說了，俯着頭馱起粗重的米包，既要快又要多，那痛苦無疑地是不下于掘鬆地土。他的疲累和勞頓自然也正像從前。

可是這總算生活有着落了，餓死的機會也就減少。克仁他租了一所供給貧民住居的小房子，日出晚歸的勞瘁不堪地操作。

終因身體是過于孱弱，經了半月多的擺磨，他患了病了。起初在克仁以爲那是很微小的事，只停了工在家中靜養。可是越來越兇了，瘠瘦了許多。頭像灌着鐵汁一般痛疼幾欲裂開，背脊也無限地酸痛。週身發熱，兩眼昏迷。

病軀在家裏是過了十多天了，一切的積款盡費在醫藥的用費。房租也掛欠了，麵包的購買也沒有着落了。就在這一天，他被趕出那貧民窟。

他拖着自己的身子離了埠頭，向偏僻的地方走去。生命是萬劫的剩餘，還值得顧惜麼？而且這時已是的確地絕望了。他想走向曠僻的地方，死去在沒有知道的所在，讓世間忘了他。他不願累人埋葬，更不願累人落淚悲憐。因為他想起了他是世上惟一的孤零人！他沒有父母，沒有妻子，也沒有姊妹兄弟。親族遺棄了他，朋友冷落了他。他願無聲無臭地死去，不願給誰曉得。免得在這卑鄙惡濁的世上多留一些悲哀的痕跡，使世界更形慘淡，更覺悽惻。

克仁是走出了埠頭，他費了整個生命之力，才困難地把身子拖到這空曠的地方來。這裏是離埠頭不遠的地方，但很僻靜，地方也很荒涼。四圍是有幾墩墳墓，樹木也不稀少。克仁走到這裏再也不

能支持了，他就翻倒在一幅草墩上，墩上的青草是枯萎不堪了，那好像和克仁的病容成個對照。是那樣悲慘，是那樣枯黃，而且是那樣憔悴。

在這草墩上，克仁很安靜地躺着，病痛的難堪，這時他竭力謀着把牠忘記。他看看樹上歡躍歌唱的小鳥，他看看天上浮雲的掠過。

不幸那病痛像是不能忘記他，向他緊跟着，親密着。他感到意外的難堪了，頭痛到快要裂開，脊骨也顯很酸痛，全身發燒，兩眼昏迷。加之飢餓的壓迫，太陽的煎熬，他覺得他是僵斃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假如真的僵斃倒也幸福。但他却的確還活着，他的意識還存在，他曾覺得他是僵斃。天啊，克仁的命運這樣不幸，病魔是這樣殘酷，他們播弄他，刑罰他，苦工的磨折，窮貧的難忍，這還不夠，却硬生生地使他患重病。他希望和死神握手，死神也不願接近他；于是他是這樣的痛苦了，病痛的摧殘，要他活潑在天空下，被忘記的曠野間受罪。克

仁的確是再忍耐不住了，痛疼的難熬比針刀的刺割還厲害，他終於呻喚起來了，萬分悽惻地呻喚起來了！

但是，呻喚又有何法！雖然他是怎樣的誠懇，怎樣的真摯地在希求死神的來臨。死神也正和人類一般殘酷，他立在遠遠地欣賞你苦痛的程度，玩味你呻喚的聲調而感到歡樂。自然他更不願迅速地來接近你。

天色昏了下來，克仁的呻喚沒有停輟，那聲音的短促，使人感到他的病體是更加苦痛了。那呻喚的本身也越顯得淒切了。無疑的，死神是漸漸地走近他，但也許還沒有顯出哀憐他和親近。不用說殘酷的死神欣賞的要求是還沒有滿足啊！克仁竭力地把眼睛緊閉着，他這時是願意和黑暗接近。雖那時天色已經昏暗，但他感到不足，他願大地是深深地墨黑。他眼睛緊緊地閉攏着，想接近睡神，可是睡神也一樣地殘酷，遠遠地從他身邊走開去。



## 六

東方已現着魚肚白，克仁一夜未曾安睡去。他不願再張開眼，因為他怕光明。他一夜裏被痛苦掙扎着，有時高聲地呻喚，有時就在草墩上打滾。他不是願意悄悄地死去，不給誰記憶。但他却不能不喊出他絕望的叫聲。

天明了，克仁還是不願意張開眼，有時給日光射刺得太難堪了，他勉強舉起手來遮蔽。這會使他更和黑暗接近。

死去吧！死去吧！克仁在希求着。精神上，肉體

上的精力都在這層層壓迫的勞役和病痛中消磨盡了。他對於生還有甚麼留戀。

又是過了一天一夜，死神是越加接近了他，他只剩了最後的呼吸了。這時他要呻喚也無力呻喚了。要張眼也無力張開了。他是像死去一般地安靜地閉攏了眼在草墩上僵臥着。

這時不時地有人來探望，雖然這裏是比較偏僻，可是也被人發現了。而且是不少好事的人都把這消息傳開去，自然也便有不少的人是感到自己的飄零特意地走來憑弔，自然也難免有的是懷着好奇心前來。差不多在附近的路人都被這消息引誘着而麻煩地走來探望。

有的胆子小只站在遠遠地觀望。有的却俯下身去測他的體溫，按按他的脈搏。有的略一觀望便走開了。各人有着各人的情感，不問熱情，冷淡，都在這行為上表現着。

人叢中走出一個年青的人，熱情地走了上去。



俯下身子按他的脈搏，按他的胸口。嘴唇微動着，眼淚也滾了下來。

“克仁，克仁！”他悲咽地叫。“你怎樣啦？克仁，克仁！”停了一下，得不到回響，他又叫起來了：

“克仁，克仁！你怎樣了？克仁，克仁！”

克仁的眼睛略略地張開，他看不出有誰。一會兒又閉上了，似乎還怕光明。

那人悲哀的臉上帶着希望的喜色了。他用手撫摸着他。他拿出錢來，僱了兩個流浪人，把病人抬到馬路邊去。

到了馬路，他僱了一輛馬車把病人載到醫院去。一會兒到了醫院，他把他送進三等病室。看那看護婦把病人襤褸的衣服換上病人的制服後才走院來。

經了一兩天的醫治和療養，克仁的神志漸漸地清醒了，他發現到他是躺在華美的床上，室內的裝璜雖很簡單，但很潔淨。他再把眼睛閉上了，他疑

心是他的幻想的作用；他以爲不外還躺在草墩上。

不久後，他再張開眼來，可是看到的還是和先前一樣；他再把眼閉着。後來再張開，看到還是一樣，他不能不有點相信了。當他在疑思時，走進一個看護婦來，她替他蓋被，她給他飲藥。他這才明白這裏是醫院。

啊，那房間，那床被，是這樣寬廣，是這樣華麗。他感到這是有生以來享福的第一天。他很疑心；他是躺在草墩上，怎會到這裏來？他竭力地思維，他想不出那原因和理由。

是中午後了，一個人走了進來。他在克仁的床前坐下，看到克仁閉起的眼睛，他不敢攪擾他的安睡。他用手輕輕地將他撫摸着。

克仁有點轉動了。這時他才附着克仁的耳朵輕叫着：

“克仁，克仁。你怎麼樣了？神志清爽得多了吧？”

克仁張開了眼，他狂喜了。他幾乎躍了起來把他抱住。但是他是週身酸軟無力。他只能把心的深處的微笑流露到枯黃消瘦的臉上來。而且是顫弱地喊了一聲熱烈的叫聲：

“元慶，你是元慶！”

啊，他的話是那樣淒清，那樣無力。元慶只微笑地點頭。因為他是遵了醫生的囑咐，不敢攪擾病人。雖然他是很想曉得克仁的不幸的遭遇和吐露自己的衷曲。

不一會兒，元慶撫摸着克仁和他告別了。克仁的眼中含着感激的深情，元慶對這也回想到過去的友愛。元慶走了，不忍地走了。

隔了幾天元慶就來探望一回，他和克仁不敢多談，雖然有時也曾談起，元慶總不敢問他的過去，怕給病人淒傷的刺戟。在靜默的時間中，他們總用溫情的微笑互相慰藉。用熱誠的眼光互相溫存。

過了半個多月，克仁的病體已經復原了。元

慶帶來一套衣服給他穿著，就在那天出院。他把克仁帶到一個小菜館裏，特意叫弄了幾樣淨素的小菜。他們不吃酒。他們把過去交換着，這他們是感到人間的眞愛，他們的過去是悲傷，是可憐。但在這時他們的心情是高潔，是快樂。

“克仁，你的遭遇是太不幸了。我呢？也算不幸，但不至於像你。倒可以說是幸福。——做店員是多麼不自由啊！那天我把你送進醫院，回去給東家埋怨了半天。現在我全部的薪水願都在你身上化去。你的身體太弱了，苦工不能再做了。我這裏還存着數十塊的錢，我願送給你做暫時的調養。”

克仁雙眼露着感激之光，對這銀錢，他是不能再受了。

“元慶，請你把那錢收起罷，我願再去嘗人世的苦痛，我願再去找點工作。”

元慶對他主張不贊成，堅要他把身子調養。克仁想起了他追求光明的熱望了，現在所獲得的是

一場空虛。他幻想着假如那時不離開家鄉，他幻想着假如那時不離開廈門，也許遭遇會不至於這樣壞。他想起故鄉了，他想起廈門了。

元慶還是懇勸地勸誘，堅要他把錢收起。克仁被迫得沒法了，終於把內心的希望說出。元慶也覺得很有理，在這裏終是勞苦，終是少有希望。到故鄉去，許會使他獲到新生。

他們出了菜館，忙着去問船期，買船票。

過了兩天，克仁是被裝在船上了，一樣地是統艙。乘客依然是不少。元慶走來和他話別，他倆的愛在兩人間的心上交流，他們是怎樣地熱情地相待。克仁這時感到這真愛的偉大。

汽笛叫響了，元慶才依戀地從克仁的身邊走開。克仁送着，到了艙口，他們熱烈地緊握着手，相互地祝福着分手。

船在汪洋大海中奔駛着，克仁病體新痊，不時地感到疲倦。那寂寞也夠使他難堪，本來他很願意

和同伴們接近接近。但疲乏和勞頓給他爬起的能力都沒有。他只得靜悄悄地躺着。回想起悲慘的過去。啊，光明的追求，獲得只是空虛，剩餘的是一把瘦骨，帶回故鄉去的是失望和頹唐。啊，他真不敢再想下去了。

大海中起了狂烈的波浪，奔騰的颶風。船是高低地跳躍和簸盪。這打擊使克仁的病體起了變化，他的身體疲乏到十分地勞頓，週身又狂烈地發燒，頭是昏昏然。這無疑地是舊病的復發，差的是沒有受過從前那樣的飢餓。但這一天飯是沒有吃了，那和從前不也一樣。

病狀似乎越發沉重了，克仁想起了元慶。這時雖有一個同伴很同情地給他看護，但他是沒有經過真切的友情。雖然照顧的慇懃，總免不了疏略或不如心。

本來生的眷戀在克仁經了那番失望的奮鬥已覺得心灰了，但想起這身軀是元慶的再造，而曾灌

既上了偉大的友情時，也不免生了一種顧惜。

船身還是一樣的暴亂地簸盪，克仁的身體也便兇猛地感到病痛的沉重。艙內的空氣是這樣混濁，飯食又不能入口。醫治自然是無從了，只能無抵抗地把病體獻給命運。

這時克仁的病體是更加沉重了，他昏昏然，神志不清地發着嚶語。船又還是給狂風巨浪打擊起了巨大的簸盪，她走得很慢，其實是前進很難。已是六天的工夫了，四圍還望不到島嶼。這證明離香港還很遠。

克仁的病是漸漸地無望了，剩着一絲絲的氣喘，眼睛終日緊閉着，一滴水也不能入口。

死神在這不幸的羣中發現了，人間最慘酷的悲劇在一個靜悄悄的夜裏發生了。克仁的身體僵硬了，手脚冰冷了，他服侍的同伴驚叫了。幾個老番商議着掩藏的方法。但一切都無效，除了他是有隨行的親人。

在第二天的早上，這死屍給水手發現了。他們走去通報船長。乘客們對這悲慘的事件感到切身的苦痛，他們聚談着，哀悼着，整個船艙裏起了騷動。

船長帶了一位醫生走來，克仁的身屍被移到有光明的日光下來。他的眼睛是緊閉着，手脚僵直，枯黃的臉上顯得像骷髏。醫生略為檢驗一下，宣佈那是沒有宣染性的。於是船長和醫生都去了。留下了幾個水手在那裏。

一個水手走開了。不一會他帶轉來了一隻粗大的蔴布袋。他把蔴布袋安置在地下，有一個把袋口張開，接着幾個將克仁的屍身套了進去。接着用粗針大線把袋口縫密了。他們用力推着抬着，開了船艙邊的一個大窗，那屍身便從窗口推翻下海裏去。

‘撲通’一聲屍身和海水接觸了。艙裏同時也發了‘嚶啊’一聲的哀喊。這班乘客都是同樣肩着惡



劣命運在求生存的工人，他們的傷心是不用說。這時從那兒發出啾啾地啜泣的聲音了，胆小的都在戰抖驚嚇。有的竟號啕地叫了一兩聲倒在床坐上，有的把頭埋在手臂裏暗暗地流淚，有的驚慌和悲痛的刺戟竟使他們說出嚙語，有的抱着頭，雙手把眼睛蒙起。

水手們走開了，這一瞬間，人世無上的慘酷的悲劇形式上告了一個結束。

克仁是被忘記了，但這慘酷的事件在人世間還持續地發生着。

船還是一樣地前進，狂風巨浪也一樣地暴亂地肆虐。船裏的乘客因了這變動，各個人的心都受了創傷。那混濁的空氣混進了人間的罪惡的哀喊的音波，乘人們是寂靜得可怕。

那悲痛啊，走不出他們的記憶裏。他們是為自己哀悼呢？還是為那不幸的克仁？他們簡直分別不清了，這模糊的痛苦使他們更感到悽悲。

船還是前進，在這大海中前途是很迷茫。他們的幸福是將來，在這茫茫人世上那也是很茫渺。

‘克仁！克仁！克仁！’這時統艙中現出這許許多多的弱者的呼聲。

## (尾)

輪船到了廈門了，乘客都走上岸去。從頭二三等走出喜揚揚的人來，腳夫搬着他們粗重殷實的行李。一到了碼頭，分坐着汽車馬車走去。從統艙走出的乘客便有點異致，個個憂鬱的臉色，都是帶着悽愴的情調。他們自己手拿肩挑着行李，一步一步緩拖着自己沉重的身體，悲哀地走了去。

不久後，克仁病死的消息傳到他的族叔洪嘉大慈善家的耳朵裏。當他正在他的私室，十分華麗喬皇的私室，他摟着他最寵愛的姨太太，把生着一排黃牙和滿是煙味的嘴巴在她的頰上印吻着。老

頭兒叩門進來，恭謹地對他說：

“老爺，從前要你担保船票的克仁在回來的船裏死了。我從朋友聽到的。”

“真的？”他有點驚訝了。

“的確的。我今天才從朋友那邊聽來，他和他同船回來的。”

“那末，你趕快去各客棧問問。把他的行李尋來當做抵押。”

那老頭兒搖着頭，遲緩地說：

“聽說他回來很狼狽，沒有一個錢。一個小包袱藏了兩件破舊的單衣，那便是他的行李。”

“單衣也去找回來，說不定裏面有藏錢呢。”

老頭兒不大移動，像還有話說。洪嘉叔却氣憤起來了，狂暴地唱着：

“還不去！難道我們要空賠麼？”

老頭兒走開了。因了那聲音過於宏大，嬌小玲瓏的姨太太嚇得縮做一團。

## 後 記

想寫這篇小說已是很久的事了。可是終於沒有執過筆。原因一半是自己太懶，一半卻可以說是沒有十分的興致。

這次得以沒有停頓地一氣寫成，使我不能不感謝同學而兼同居的祝君秀俠。他給我熱情的勉勵，誠意的敦促。同時我更感謝我的真珠妹妹：她去年從遠遠的南洋回來，在我們會晤時，她給與我有力量的鼓勵，有生命的勸勉。我的能夠不懶地努力，說來盡是她的恩賜。這便也是我所以把這書獻

給她的原因。

.....

本書的主人公在我的筆下溜出來，只一滑便使他的遭遇弄得有點過于悲慘；但那無法，我並不特別歡喜人家難過或者傷心，只是旅外的苦力的確是如此受難。

我有個三叔叔，還有個建業哥，他倆都到南洋去謀生，而且都一樣地是苦力。可是他倆都在前年間相繼地不知怎樣地死去，那真是死得不明不白！自然他們也許不至於死得像克仁那樣淒慘，就我也不忍說他們是這樣死法。但那有甚麼法子，他們是死了，真確地不明不白地死了！關於死狀，親友把牠遮瞞着，不叫我曉得。他們呢，又不能在夢中來告訴我。

寫時是記起他倆，寫完了還是記得他倆。于是我想這本書會把我對於他倆的悲痛在這殘酷的人世上留一點我的創傷的痕跡，也許可說會使醜

惡的人世多一點小污濁。

我紀念他倆，紀念給罪惡的社會所摧殘的他倆！

四月廿八日胡絃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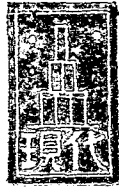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出版

1—1500册



每册實價大洋 分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佐